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0867117

編實鄧·虹賓黃

# 書叢術美

8

集 二

輯 五 第

輯 六 第



社 朮 國 州 神

辛亥孟春初版刊行  
戊辰十月二版復印  
民國二十五年夏二版續完  
民國二十六年秋四版增訂



美術叢書二集第五





美術叢書二集第五輯目錄

寒山帚談

趙宦光

竹譜

李衍

墨竹記

張退公

華光梅譜

釋華光

畫梅題跋

查禮

竹人錄

金元鈺





寒山帚談

總目錄上

權輿一

篆書六體分隸徒隸各一真書正書楷書署書行書草書狂艸凡一十五種合爲權輿篇

格調二筆法結構合而爲格調篇

學力三字功書法合而爲學力篇

臨放四學力羸蹟析而爲臨放篇

總目錄下

用材五作法器用合者爲用材篇

評鑒六自爲一篇

法書七古今名家評鑒析而爲法書篇

了義八肯啓神來合而爲了義篇

附

寒山金石林甲乙表

帖有專集列目于此  
空談無補使知向方

金石林緒論前表志傳

拾遺書成後繼出當割屬前條以埃他時

書法略小引因帚談中時或泛及成案爲評議故并錄此引于首簡

書法者小藝道路也此道不明視南成北古今名家不惜筆舌亦云勤矣惜乎盲兒非但不知他人好醜亦復不識自己妍媸先哲立言付之烏有皆翰墨恥也書法多歧各有妙用惜不淳耳如東觀墨池鈎玄佩鱗書苑書譜指南□錄之類不下數十家一皆雜附浮淺不急之務未必專論字法今取其運筆結構之要錄爲書法略一卷或古人未發則有寒山帚談如左

帚談小引

帚談者補書法未竟也古有以白堊帚作字一時興到遂得佳書及以善豪楮墨更作翻去之遠矣故知興到作書乃速書第一義能事不迫與知者道弊帚何愛焉因作帚談以表其事古今成言故煩然詳略失所者不乏補所

未發續貂毋避焉

寒山帚談卷之上

吳郡經生趙宦光凡夫述

虞邑門人陳楚才良甫斲

權輿一

帚談有權輿有了義權輿不嫌其淺易貴直而簡了義不嫌其深尅貴婉而  
立文字古法子母相生集多成體不必構合而各自成像故分合皆宜其法  
不傳要非中古可及世降而爲篆曰大曰小曰繆從一法生負抱俯仰構結  
不離猶之地天否泰陰陽溷合算可分坼其法若存若亡亦非後世可及再  
變而爲徒隸縱逸爲體波折爲用體用相乖跳躑飛動以過爲德而書道衰  
矣其法揣摩成體或得或失二變而爲真書偏側爲體挑剔爲用本來形義  
蕩然烏有書道絕矣其法恣爲妍媚舉世自好古今皆是也四變而爲稿艸

131605

書就勢爲體放逸爲用取影忘真時露相氏除是惡俗野狐名家者流未必無合道在宇宙無往不復書家習一忘多則大昧小是未握其機耳

書法每云學書先學篆隸而後真艸又云作字須略知篆勢能使落筆不庸是故文字從軌渠準繩中來不期古而古不從此來不期俗而俗書法所稱蜂腰鶴頸頭重末輕左低右昂中高兩下者皆俗態也一皆篆法所不容由篆造真此態自遠

古篆爲真艸相氏真艸爲古篆生機飛白分隸傳驛而定耳作小楷先學署書得署書小楷傳驛而定耳○象形古文方圓不移大小二篆惟圓用事八分以圓法行方真楷以方法行圓行簡法楷章艸法分稿書法古二篆則自相爲法署書摹印略竊其緒餘字以格力爲主作古文形事諸書以頑而能

銳銳而還璞爲格力作大小籀篆諸書以圓而能方方不露圭角爲格力作分隸飛白以鋒杪取波借波成折爲格力作徒隸真楷以小字如大大字如小爲格力作行書稿艸以主客分明引帶不雜爲格力體法互用取近斯顯不得不分屬以箸其說耳泥則窮矣

時尙徒隸謂之眞書眞書行而百家廢矣書法欲粗識篆體豈惟篆乎卽各體無不相關借勢低昂全合艸法波折向背全合隸法大小隨宜全合鐘鼎行次貫珠全合周秦收鋒則垂露縱筆則懸箴拂借柳葉捺放倒鬣一法不具不稱大家

眞書波折飛轉出于分隸飛白行止收縱出于垂露懸箴戈拂挑剔出于柳葉倒鬣至于附體構結則十九不用矣若疋之在闔疋之在蹇之之在寺韋

之在圍或之在國必須就簡結束若仍用獨體之法便不是書俗眼似媚難  
逃識者一于真字无情一于艸字無性一于篆乏流盼一于隸失根據篆隸  
之于真艸亦然

字之橫直波折必有來歷書家漫然寫去未始不快雖然終是糊人耳目因  
形得篆因篆得隸因隸得真行稿艸便是頂門上箴無所不達且易爲力力  
簡功多算此爲便不知者反視爲難正是不得其道無門可入求是門者不  
必求人何代法書書法不洞開無隱乎人自不求就此周行耳

直書不師篆古行艸不師章分如人食粟衣絲而不知蠶繭禾苗所出也晉  
唐名帖每有奇鉤怪引轉盼非常之文未始不疑其闕誤及觀古蹟宛然恍  
遇回視前日都成夢幻



書法止言眞書須蠹知篆體余則以爲豈惟眞之取篆卽篆隸不得眞艸不成名家常謂一法不通儒者所恥若一體不通亦書家所恥也篆無隸法不得飛動無艸法不得古雅無斯法不得嚴肅一篆如此展轉可推但篆之集美可以言蠹若諸體法篆蠹則浮淺蒙莊言每至于族吾見其爲難時俗之書常逢顛躓者正以不知篆法卽知亦或蠹耳

學法書必不可先學下品軌轍古人云法上僅中淺言之也至其實際要知中由上出下由中來不師其師而師其徒謬審矣愚極矣故凡學大篆必籀鼓小篆必斯碑古隸必鍾大尉行草必王右軍徒隸必歐虞諸公之書從此參求古今名蹟而後可眞楷不取鍾王者小字無佳帖從唐求晉不得已耳非畫于唐也不得佳帖而漫然好古取其敗處臨摹徒資識者一粲不從上

來學者竟不自知

篆法常談鐵畫銀鈎畫易解鈎難明唐宋而下骨力柔弱者此語蔽之也篆之宛轉處宜勻者勿論矣其不必勻者會須迭蕩頓挫始有筆意近見鐫工改而相配便不成觀此意與行草過脉處箸意于筆鋒之說相類然似是而非篆筆主到行草不必到篆是實體草是意興故不侔也

陽冰伯琦各自名家惜其骨俗時限之也陽冰可取處少而去古近伯琦可取處多而去古遠近顧取少者珠玉在側也遠顧取多者時媚繼出也故曰時限之也何謂近曰圓何謂遠曰方篆法圓不法方以定二公優劣或謂三代遺文世多有之未始以圓爲法是不然論篆不論三代何書乎古文非一法可定篆則中古一法而已今之俗人去真草隸書而外通溷稱篆此

爲可笑耳請別名號而後可與言實體不然夢中說夢何時醒乎

隸書以鍾元常爲法盡閱漢碑博采唐隸游戲章草以及國朝名家國朝隸書直接漢法未可輕也

徒隸書挑剔波折故不可廢然但作帶筆引鋒不可倚爲結構作用世俗不知致力于此便不是書名家作字挑剔波折有無一致俗書則不然去此便覺欠一肢者然是卽奴書也世傳高祖皇帝憎國學門題額右贅挑踢而罪中書郎以爲塞我賢路命左右去之卽未必果然然正合書法之妙天縱大聖言爲師範俗人不知已矣以書名世者代不乏人都未及此何耶

眞書挑剔多不如少少不如無至若內有字則外必滑如門口之類下有字則上必滑如木水之類卽使帶筆只宜行草眞書務于潔淨精微省一筆一

筆功省一曲一曲功晉人斜拂上存古意下啓唐宋而下俗骨智者見之益其智愚者見之增其愚好而知惡斯爲善學

眞書雖各有所取總之一門古今推鍾王二家二家無佳帖須閱後世趣步二家者以求二家闡奧而後可虞得其正鋒歐得其結構智永得其圓而體俗孟頫得其活而骨柔仲溫學而未成伯幾成而未至一皆病多于藥勿中其毒

徒隸獨推鍾王須知二人不可及處元常骨力去古未遠所以不失根原逸少韻度會逢其時所以得其適邁

放眞楷書必遵虞歐方爲正法論麤跡虞得一筆法歐得一字法語其妙則虞結在肺腑歐結在肢節大不侔也虞專內略外歐事外失內故俗眼左虞

右歐正自不然

今之徒隸書不特抑左揚右諸偏側爲不典卽上下半體名家法書中十九上半居左下半偏右以爲奇逸前字如此後字改轍以爲多能單書必作波折衆畫必相變更以爲奇妙一畫兩端粗細異態一點首尾轉折逞妍本來字義蔑如也如此作字可謂不真不正而乃通稱之爲真書正書加之美名謂之端楷義將何出惟徒隸之名爲適宜法由分隸習成且以便俗

虞世南妙在正鋒而結構未妥歐陽詢妙在結構而鋒鏗多側歐出于虞故得其貌如青藍失其體髓同蒼素至小歐書濫觴迺公者也

書法云不曰畫而曰勒者策起畫終勒有力量也余謂此言尙未及指出要領凡執筆在手十九不能全直斜倚于右坦向于後者皆是後人習俗之短

不策而畫鋒必向前不能全正策者爲正鋒也爲藏鋒也所謂如鑽畫沙如屋漏痕是也此因病投藥不可謂正法李北海米襄陽諸人用筆求正是以畫必擔子豎必挺胸此又因藥成病賢者之過也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三人

我師

作字先後筆余有楷法貫珠

詳於長箋百七十六卷

偶見唐宋諸帖中作變字因更及

之凡名家書分體合體各是成形是以善書者十九可離可合其不可合者乃破體格也變字從言從絲正法也上畫覆絲則破體也正法中起言完而及絲無論矣破體亦言完及絲人不知也凡三結字必中完及傍如亦興等字之類變字則先點畫次二次口次左糸次右糸支仍爲殿正破雖殊先後不異若誤以爲作言而先伸其上以竢兩糸補之者書法不然也淺生常談

用則不誤問則不知余則以爲謂之不知勢必有誤其不誤者偶中耳非所願聞也于不誤中辨其有誤期在明此法不在明此字法明則字必明以一字明多字一法明多法可也否則不特不知變字先後之敍亦復不知言字離合失所之差一字渾則多字渾一法渾則多法渾矣

欲作署書先想一字體裁得所以至多字體裁得所然後拈筆落中筆時卽作全體想落左筆意在右落右筆意在左上下同之

署書須覃思乃佳故雜念不得泛寫數十額中未免有神遇然未可以爲常也求書者未解乎此枉費紙墨點污軒居人自取之于我何有哉鮮于太常云僅免違命之責云尔未必謙退乃實語者

署額配合同結者無論矣異結者須于格外致思別出一調方能如法此未

可以言語盡須數四比量此特聊及其糟粕

小楷不愧大字大字不愧署額始可與言書法行草不離真楷真楷不離篆籀始可與言書學畫不可作點點可以作畫故曰小楷不愧大字大字不愧署額宜挑剔處可以省無挑剔處不可贅故曰行草不離真楷真楷不離篆籀

文字原流久矣名家作法頗多集美故是書家能事若未有所得馳向多門徒滋識者訕誚不成書也會須甄別認定趣向寓目皆師所謂多多益善非狂走者同年而語也若渾渾從事東看則西南觀成北不成文矣俗人之言不過曰真草篆隸自謂盡于此矣此大可笑真書中一曰正書如歐虞顏以及後世姜蔣二沈之類一曰楷書如右軍黃庭樂毅論東方贊之類一曰蠅



頭書如麻姑壇文氏文賦之類一曰署書如蒼龍白虎之類此法不傳而流  
落後世帶草則徐武功得之方正則官家中秘郎得之然俗不堪齒矣一曰  
行楷如季直表丙舍帖曹娥碑蘭亭帖之類已上五種世俗通謂之真書天  
地懸絕

草書中亦曰行楷如二王諸帖之稍真者十當八九僧懷仁等所集聖教興  
福孔廟碑之類唐人所稱入院體者是也一曰行草如二王帖中稍縱體孫  
過庭書譜之類皆是也一曰章草如章帝辰宿列張帖索靖出師表二王帖  
中章草法帖皆是也一曰稿草書或真或行或草大小疏密隨宜如顏平原  
坐位祭姪二帖是也一曰狂草如張芝張旭懷素諸帖是也已上五種通稱  
草書亦有分矣

隸書中一曰飛白篆法將變正側雜出燥潤相宣故曰飛曰白後世失傳飛而不白者似隸白而不飛者似篆皆飛白之流別也一曰分隸隸法初成一曰蹈篆但用筆背分與篆分途矣一曰漢隸如鍾元常諸帖之類此隸書之最也一曰唐隸視漢似古而體稍不雅然法度實備取裁可也一曰徒隸六朝諸碑文多作此字絕似童子初執筆不成文者然有古色披沙柬金往往見寶不可盡廢近代隸書頗謂淳雅然皆倚真書爲骨而遙想漢法爲之雖無徒隸之短然並近于真書亦其流也以上五種通謂之隸意亦溷溷

古人興到作飛白書是以白而不飛者有之飛而不白者有之書法云飛白不傳者謂不必傳可必不傳不可韋氏蕭氏有解于此惜各守其偏耳雖然二子可言者非若求之驪黃而內之徒將字字求飛畫畫求白渾身是假古

意蕩然此正飛白不傳矣

作飛白書當有餘地無餘墨當有餘情無餘形

篆書之名尤爲渾亂自周太史籀始立篆名秦相效作謂之小篆因秦書通行遂但以籀稱大篆亦已贅矣何乃無古無今概呼作篆可怪也已籀而前但可以時代名如古文夏書商書之類籀而後概呼作篆可也何也籀斯爲後人趨步指歸莫能出其圍範即不得編討古昔聊識其可摹者如左一曰古文始于象形迄于夏商代非一人人非一體但可作文字未可合篇章也二曰彫戈文彫蟲篆刻尙文之作多不可解亦難以下筆漢章或稍一見之亦未甚一律也一曰籀篆詛楚文鐘鼎識及嘯堂錄以至楊氏書統所載及古篆諸韻取其合于許氏所取作籀書者采焉一曰大篆石鼓文是也一曰

小篆繹山會稽諸碑是也從此流傳變而弱者一曰謬篆唐宋元諸人如李陽冰僧夢英以至我明程南雲李東陽文氏父子諸人是也變而彊者一曰玉箸篆如勝國周伯奇之類是也任筆成文者一曰飛白篆貌隸骨雜用古今之法勉作草篆爲器所使自我作之不得不然也一曰刻符秦漢紅文印章用之其前此任字略章者璽書諸文皆是也一曰摹印漢白文印用之後此章不攝字者六代而下皆是也以上十種世俗通呼作篆失之遠矣因俗解釋聊采二十五種有心此道取爲法式思過半矣

學楷須先學圖字大口小口廣袤隨宜對得是畫得是轉得是折得是方合楷字如以一點當小對一捺當小畫又以一鉤一鐮當轉摺者皆市井小兒記帳體也何以謂之楷乎楷者端正之稱其原雖出于徒隸至小楷則又從

粗入細返俗還雅故命之嘉名法具名中可以想見

行書之帶筆乃其過脉處鋒勢與本文必有節奏其字始有骨力若其渾去不分者狂草則可不然敗筆也名家作家但字念本文其鋒勢引帶無意得之不知者先已字意引帶何暇分出本文是以渾渾失之遠矣即有意分出意又雜亂臨放法書至有引帶諸字直臨本文勿臨帶筆本文成熟帶筆自隨隨正文出自然節奏此臨放要訣不可不知

學行草須審古人引勢來歷方得不謬若但依曲效直不問創法所自勢必以譌傳譌一字字畫成花押數傳之後不知筆畫爲何物求來歷如何不得于真求之篆隸篆隸又異多從章草章草則雜用古文奇字如示三之類因古今通行不知其怪耳否則佳佳不分左右一致其可乎能解乎此方能理

會麤識篆義之語

晉人行草不多引鋒前引則後必斷前斷則後可引一字數斷者有之後世狂草渾身纏以絲索或連篇數字不絕者謂之精練可耳不成雅道也淳化帖第六卷首行蹈此失其僞可知至若懸鍼用之絕少後世妄書一篇數見者不特非法望之可憎

行草書中引筆作實而重用者偶然失所可也若本體作引而輕拂者漫興敗筆矣未可也果能意到必無此失世之皮相者去彼取此此何以故後失近乎輕清前失入于重濁重濁乃書中大病如是取裁未爲非是但須甄別功過方爲賞識

草書須剛柔相濟乃得佳直則剛曲則柔折則剛轉則柔輕重捺筆則剛首

尾勻裊則柔曲直轉折易見輕重首尾難知主客分明心手聽令矣字形實體主也顧瞻引帶客也客過重可主過輕不可

懷素自叙妙在骨力是以人不可到若但取狂蕩真野狐矣

學章草書多入粗俗險怪諸惡道然草書之所必由也作草祖章便無苦氣挑剔最忌苦氣稍用章法此病自遠

書體流傳法非一代代非一人然徒擁其名而不見其形者衆也所可遵者

常取十體欲箸其妙疏之下方

詳于母原刻在長箋第九十六卷因欲廢彼重錄于此倡爲重出

一曰古文本來之形非古非今不必始亏于何代襍其形倡似造錯成文異

世用者雖今亦存不用者雖古亦略旁搜奇形異狀必有所據始可下筆或金石模糊傳寫舛謬乃得目意正之雖未成書而篆從此出各體具在

不加彊詒合隨小大任方圓非匠意爲之後人取其一文定爲灋度矯衆文

而協同之始有篇章結構此文字之本原不可廢也

二曰古篆三代之書現虧金石銘識不能多有所攷象鱣豫俗因篆而成形

實豫因篆而廢形篆者傳也傳物理目以至無窮也毒此未始有篆其名其

義至是始立然然異體裁異同竹帛興革無灋不具世或迷求鐘鼎虧一律則

知大謬有增附非義而成文者有捨義而成文者夏商延虧豫形周末灋漸虧借

大篆今所取者謂之古篆若珣戈文之類雖不盡出虧聖人之手想當文晟

非盛之時賞鑑家有謂蚊腳鵠頭定爲夏書是矣軌度典麗即未必古始斷非

後及籀籀論斯邈由來結構邈立惜不多見有遺恨焉采其散概現彝器者錄

之聊葡備異古灋云耳



三曰大篆石鼓十章相傳史籀作宣王獵碣或謂秦穆公時文雖無定據必

非秦下可及即詞藻亦豈後世可攻漢

漢

無篆則又去之更遠過此則益不

能窺其門戶其周季書無疑纍代播遷剝蝕殆半後大爲寶重世

主

有以

金闔

填借

其文者胡人剔金棄石或遭杵臼之厄

厄

或經修斲之異剝落之餘

猶有不易者在信體結構自成篇章小大正欹不律而詒至若鈎引紛披

披

作輕雲卷舒依倚磊落如危巖乍闕

文施也

用無定方立傍有成灑圓不致規

方不致槩可摸者僅三百餘言賴前人釋文能補其缺遂爲書家指歸

四曰小篆秦斯爲古今宗匠一點一畫槩度不苟聿遒聿轉冠冕渾成藏妍

媵于璞

樸俗

茂寄權巧于端莊乍密乍疏或隱或顯負抱向背頰仰稟承任其

所之莫不中律大篆斂

敦

而圓骨而逸小篆柔而方剛而和筋骨而藏端楷

籀則簡縮異縮斯乃舒盈書灑至此無日加矣唐李陽冰凝得大篆之圓而

弱于骨尋小篆之柔而緩于筋後世莫不遜此而出各就偏長別立門戶及

野火煨燼之後泰山繹碑可榻者二十餘言世有徐鉉摹本而先秦之文

僅存百一矣反爲所掩也

五曰繆篆陽冰獨步縉雲廟碑可爲概代冠冕若謙卦強作遂入惡道其自

許云李斯之後直至老夫因五百年是執絕響漢人獨印章擅美而篆書無

聞襍王襍霸刀筆如之古篆隸真一皆采摘闐滿爲式是其用心昔人刻符

填篆用于婚媾契書目革盜僞非濼濼淳古之作也

六曰奇篆采擇雜體就簡避煩趨逸去拙其本來之形與夫纍代之制皆不

泥也格借玉筋體間碧落情襍鐘鼎執勢分八分點畫日大篆爲宗波折譌

目真草託蹟蹟規架繩墨終束于斯昔之文字因脚引丞垂今此奇篆因丞

引脚書法之變此大謬也所尚者簡絜飛動妍態取容舉世尚奇去彼取此

從茲而降好古之士銳其丞而為縣鍼注其丞而為丞露縱其丞而為柳葉

收其丞而為倒鬮雍俗頓而為科斗折而為蚪蟲蹲墨為芝英枯筆為飛白龍

蛇雲鳥轉宿偃泐此其濫觴也而莫知其所遜師昔存其名迹則莫攷效顰

臆說書法外道翰墨之厄

七曰分隸八分散隸合而為之也篆籀相向成文分隸背蓋戾各分其執

泐折左又其形結屈鈎連篆執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分則兼之杜甫

聯稱稱八分小篆故知八分猶樵篆體後世因是目小篆為八分曲說有目

為損大篆十分之二為小篆者今按小篆茂密而大篆簡傷易借其謬不辨而

明今隸宗匠鍾元常八分之滑省便而真書之效古者古隸出于篆今隸依

乎真漢孔安國曰隸寫籀謂之隸古唐明皇不喜古文凡不諳開元文字謂

之野書于是後人罕罕觀非前人之蹟一變曰述徒同隸再變曰草隸人自爲

之無論也上不足攷古下不諳時王聊故合爲一說分不駭族隸不蹈時以

續古今脈絡可耳然今之真書多有取是改作者草分隸之波折真書變而

爲曲直若分隸之起伏真書變而爲擊拂鄭樵謂篆通隸僻篆巧隸拙真書

則猶其流之逾深也

八曰真書近代時書而國朝之所通行古文邈邈遠小學不興無學者蹈俗

忘本稍通者束義背時古今意義恒同蹊徑每異譬之三代文不得與秦漢

論漢魏詩不得與近體論佛老莊騷餽釘入公車掌故家語述爲知者噴飯

今擬古詞肖而不奪此學彼行似而莫<sub>移</sub>時王之制何得已已見妄爲變

更若用古體作今書不堪眩世徒足自惑不特義不可行而執亦難達也但

俗書之最謬者與夫世俗之固加偏傍者所當正耳一目以俗正俗一目革古

而悉協于時中眞書是也

九曰草書起于削國天下有事急就爲之或起草它他俗簡噤後正書皆不暇

致詳而作漢人遂目名家杜度鍾張飛颺俊逸其圓轉得于篆籀波折得于

分隸簡而有論不大相離上古結繩而治刻契而與注剖竹而借

官麤蹟之于文故無足重奚呂艸之去古爲異乎故文以達詞詞以達志草

書雖去古而可達古文且有眞未必論草未必離如佳佳等字古草皆論眞

書有愧矣艸鹿首岐艸山虛下夜卉丞乍艸正眞譌乃至白旧季年驅駟窻

恣稱稱樂樂兩及盡尺翻草書以成俗體無以下筆豈草之臯乎

篆書一筆不得杜撰而字字皆可變化徒隸俗體雜陳而一筆不可轉移何也古者萬國人自爲法變是其本分耳至于後世作者不興同文有禁所謂依樣胡盧者非邪此亦人之大不幸矣

格調二

夫物有格調文章以體制爲格音響爲調文字以體法爲格鋒勢爲調格不古則時俗調不韻則曠野故籀鼓斯碑鼎彝銘識若鐘之隸索之章張之草王之行虞歐之眞楷皆上格也若藏鋒運肘波折顧盼畫之平豎之正點之活鈎之和撇拂之相生挑剔之相顧皆逸調也

作字三法一用筆二結構三知趨向用筆欲其有起止無圭角結構欲其有

節奏無斧鑿趨向欲其有規榘無固執

能結構不能用筆猶得成體若但知用筆不知結構全不成形矣俗人取筆不取結構盲相師也用筆取虞結構取歐虞先歐後結構易更用筆難革此筆一誤廢盡心力

學用筆法能作一畫學結構法能作二畫三畫已上可類推也不然千萬畫無一畫之幾乎道千萬字無一字之幾乎道始而鹵莽作字稍聞此道則見筆筆倔强不知字字畸邪不合纔覺甚難始是進德未難卽易不足與言

凡用筆如聚材結構如堂構用筆如樹結構如林用筆爲體結構爲用用筆如貌結構如容用筆爲情結構爲性用筆如皮膚結構如筋骨用筆如四肢百骸結構如全體形貌用筆如三十二相結構如八十隨好用筆如飲食結

構如衣裳用筆如善書結構如能文

用筆結構二法取大字帖指示以顯小字帖之閫奧取真蹟帖以臨墨本帖之懸殊取古善刻參按以辨翻摹之脫失取學人自書逐字逐筆褒彈得失以便趨避軌範如是教誨未有不于俄頃間爽然自失轉暗爲明轉無爲有轉妄爲真轉愚爲慧者矣若教工刻字亦須此法

近代時俗書獨事運筆取妍媚不知結構爲何物總獵時名識者不取正如畫像者但描顏面身相容態則他人也畫花者但描須瓣枝榦扶疏則異木也尙可稱能畫乎

字體有從中及傍者如興水字之類有從傍及中者如中國之類從中須宁念全體然後下筆從傍則轉移其念凡作左宁念在右凡作右宁念在左凡



作點綴收鋒又字念全體此上乘也若字念在闕漏處此下乘也任意完結者不成書矣

字全在流行照顧勿得失粘有去無來謂之截有來無去謂之贅截之失生贅之失俗生可熟俗不可醫○正鋒不難于橫畫而難于對畫不難于右拂而難于左擊不難于點畫而難于轉摺試觀傭書小吏偃筆側頭即使作前所易直易從耳設令求前所難一筆不成文也以此法考歐率更則知全是側鋒其橫畫之正者乃偶合耳或以爲正側兼用觀者忽之

凡正側鋒橫正對側已非佳書近代此道茫昧橫對皆側依然作大名士世無人耳悲夫毋論字畫惡劣卽作書時橫側對側必其手腕筆札一皆臬兀不安而後得成此字乎習而弗嘗亦勞止矣一日有知愧恨何已

點畫不得著麤氣運轉不得著俗氣挑剔不得有苦氣顧盼不得有穉氣引帶不得有雜氣永蘇諸人不能無俗米黃諸人不能無麤不妨各自名家但苦穉雜亂不足道也

字必取筋骨自詛楚而下無筋自石鼓而下無骨獨秦斯能藏筋骨于皮相間過此而往此道傳于徒隸中唐陽冰自謂直至老夫今日而在必生媿怍字法故多不出用筆結構體裁顧盼四者之外無他能也至若筋骨在學力功夫逸鋒在意興去就唐人尙功晉人任逸自此而往不可求其端倪矣何謂用筆正鋒起伏下筆有意是也何謂結構疏密得宜聯絡排偶是也何謂體裁格制裁益不拘繩纏是也何謂顧盼左右上下往來有情是也何謂筋骨強弱得所和而不乖是也何謂逸鋒烏衣子弟翩翩爽爽到處有致是也

字有四法曰骨曰脈曰格曰調方圓肥瘦我自能主謂之骨緩急從意流轉不窮謂之脈取法乎上不蹈時俗謂之格情游物外不囿法中謂之調字有四病曰拘曰穉曰俗曰野爲法所繫謂之拘爲筆所使謂之穉爲墨所使謂之俗爲手所使謂之野

筆法尙圓過圓則弱而無骨體裁尙方過方則剛而不韻筆圓而用方謂之適體方而用圓謂之逸逸近于媚適近于疏媚則俗疏則野惟媚與疏卽未入惡道亦野俗之濫觴乎預防其流毒斯不爲魔中

書法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算正有不必拘者如歐氏作飛字四點如一作靈字八點無差以至結構對偶畫畫未嘗改易而亦未始不善若虞氏作書字則上二畫下三畫俱平中三畫抑左揚右便符前法此有得

于王氏作三字則二畫相從下畫別出作佳字其左圭上如土下如重點或上畫先作中二聯絲此下畫仰承之法也故知各有所取無往不善除是無學不可與言虞歐師徒也故比量說之○真草雖並有挑踢大半從飛白得之或引帶過脈無一筆虛設虛設可已可不已非高格至若世俗穉筆全然借挑踢以補其闕漏卽不能除謂之救藥可耳若惟此是務未是書也筆發于上意先在下字起於左心先在右假如真書草頭作萑草檢其足穴頭作遂遂束其首篆書水傍作滿水讓右兩水傍作江水浸右工心意不先何以措置故曰胸中具箇完字難者曰江滿竝出將異結乎通篇章法古今不然也曰此中最難須全然煅煉一翻自有箇生息苟不諸體備具涵漾于胸中者未可輕議也莊周云每至於族見其難爲其間必有游刃之地滿志

藏刀故曰得意

結構名義不可不分負抱聯絡者結也疏謚縱衡者構也學書從用筆來先得結法從措意來先得構法構爲筋骨結爲口節音異牙奏有結無構字則不立有構無結字則不圓結構兼至近之矣尙無腴也故濟以運筆運筆晉人爲最晉必王王必羲義別詳之

運筆者一畫中之結構也低叩巨細是其構起伏顯謚是其結書家不學而熟之者亦能結學而未熟者但能構構爲意念結爲情性有結無構則習俗有構無結則麤疏麤俗都捐近之矣然無韻也會須師古師古晉人爲最羲之故善又須去其似是而者黃米諸家辨之詳矣

字之左右相對體或打圍字下左筆時可縱情落墨下右筆時則毫不得縱

全要顧左凡舒斂曲直圓銳肥瘠一一照應始無後悔否則敗矣  
筆鋒引帶如詞章中過文雖然似是而非也筆鋒乃無中生有本是虛器過  
文全篇脈絡去此離矣是則實語者

用筆品藻古人亦云詳矣但多昧於結構破體二法晉人結構囿於情唐人  
結構囿於法以法顯情其義斯顯情爲法縛皆桎梏也勿論可矣破體有篆  
破真不破有真破篆不破有篆真俱破有可破不可破有有義之破有無義  
之破不必破者勿論可也世謬以筆法爲結構或呼野狐怪俗之書爲破體  
者皆不知書法名義者也名義尙昧書道何有哉因取同部結構有異者箸  
之於篇若風衣人心水艸火手木肉頁黑十二部字並左右上下內外頰仰  
真篆全消正破古俗因勢取裁其法不定不定爲法翻合書法

字須結束不可渙散須自然不可勉強各自成像而結束者自然也曲直避讓而結束者勉然也若夫交錯紛拏而結束者妖褻野狐無足道也

法書在在成形全有全結半有半結偶有偶結獨有獨結大令不逮乃公是以求妍於成字之後識者彈之雖然要知大令受病何處多中於破體一門耳作破體時全以諸體會成一局方可下筆若隨意綳補卻不是書

正體法略不相涉破體則相爲依倚若似破不破又非正體猶之堪輿家言欲過不過大凶宅相

一字諸畫當粘者勿斷當斷者勿粘當斷而粘則固當粘而斷則離逐字推敲其意自出當斷竟斷如歐顏諸家作正書乃及等字上鈎作一筆下鈎別起是也當粘竟粘如作光先等字下撇之首直從上畫之未拂出是也若疑

惑不決全無主意便不是書

置於竹帛謂之書書成而後行款具行整而後結構章法森然不紊矣前此不然也一字結構謂之字法前言議之詳矣通篇結構謂之章法譬之白曰二字爲行列則白首出之局外田甲二字爲行列則甲垂出之局外主甲二字爲行列則首足皆出摹印關邊特設此格是也即摹印家多不解此况書家乎

書法昧在結構獨體結構難在疏合體結構難在密疏欲不見其單弱密欲不見其雜亂姑置疏法先言其密衆文合字文自成形字自成像小聚大聚少聚多聚各得其所難其聚者用破體法如隨游悠歲冥衆左右之類至若特爲改作者勢不得不然也如水人艸手豈能上下四傍不變形體乎但不



必變者而固欲從俗此可憎耳

方結者從其方不可方者垂其脚如十中卅之類左右適均者從其峙不可峙者上下出如節斯虧羣之類上下適均者勿避其整苟可避者以一畫擔之如臺臺之類

三合並列者一爲傍二爲合如識謝抑滌之類左右同體者中立而附耳如斑讎躑躅之類

字之結構絕似詞家之對偶有可以正對有可以借對有可以影射對有可以走馬對泥於形似則質而不文專於影射則巫而不重近體似真書古詞似篆籀於篆之中近體似小篆古詞似大篆近體儼合而時或不合古詞儼散而時或不散近體合以形古詞合以意

偏傍勢變豈惟徒隸篆亦有法由古至今法如是故風部門部所領諸字詳於他簡此不更贅是以字之結構無處不有姑舉其多者爲法如篆之門部楷之風部一皆隨在變體若拘於一律是則不知書者別詳字法長箋一百

七十卷文多不具錄

作大字如小字書法恒言之矣作小字如大字古今未之及也作大如小謂用筆作小如大謂結構用筆有不學而能者矣亦有困學而不能者矣至若結構不學必不能學必能之能解乎此未有不知書者不解乎此未有可與言書者字之結構如几席間排設燕喜之具右羹左食並不失款卽罷而行撤一盂一鼎亦皆法器各自成像可陳可列非若後世俗書如傭奴聚食遠望亦似豐盈近之則見杯盤狼籍不成雅觀至若破缶缺盆折几殘凳苟失

支撐倚箸幾何而不倒仆哉端人過之掩鼻忤矣見其不成高也

作字有難於結構者一爲學力不到一爲平方正直塵腐之魔膠固胸膈間平直故是正法其勢有不得平直者不可以此拘拘也卽可以平直而不成文章者亦不可以是拘拘也乍滿乍闕讓左讓右或齊首歛足或齊足空首或上下俱空無所不宜一字務於成文一篇務於成章可矣何謂文交錯盤互得所是也何謂章音十爲章合集衆形不使乖張是也所謂難結構若何如盥字之類常考石經作盥亦不甚雅覃思不已變文作盥自謂可觀然不免改作近有童子謄寫一書謬作直旁二白始笑絕倒旣而爽然翻可取法三人我師今而益信因言其得失其義安在卽不過自相結構二白先自讓避其鋒有歸耳

有篆滿而真闕者有篆闕而真滿者有篆消而真全者有篆全而真闕者此兩者無非爲結構去取以結構持心有餘豫矣

配合數字須字字煅煉始成篇章畫畫有據始得成文畫畫造立始得成字有據無立書奴而已有立無據遂成野狐筆逾少字逾難猶印之有章法字法死章法活至若筆法則又出於形骸之外未可以言語形容

字之增減筆惟篆書兩用之若徒隸真艸有減無增何也不特義訓在篆非隸可窺且真書之法俗尙簡省篆書減筆貴古雅增筆貴豐贍無適而不可是以兼得漢已上夫文用之夫人能之唐已下文不皆用萬無一得後代何嘗不增增損改作字體乎增則益其配態損則呈其鄙野試探古今摹印虛心比量不能逃識者冰鑒

古人書自然合法不加強附卽後世名家亦多不雜廁是以古印章如璽書  
先秦之法直作數字而章法具在至漢而後章法字法必相顧相須而成然  
後合法後世無其學而不勉效其事遂有配合章法之說此下乘也猶之古  
無韻書而詩不廢者韻學具也沈氏始能作韻後世依韻題詩亦下乘矣詩  
法絕似印法故比量言之

人知疏體可闕可讓矣而不知密體亦可闕可讓也此理一開人人自得卽  
造立世界由此而廣豈惟文學

倣書時不可先箸宋人以下纖媚之筆入眼嚴滄浪所謂不可令下劣詩魔  
落吾肺腑余謂字學尤甚詩止於迷心字兼魅其手腕兩賊夾攻所存有幾  
故不學則已學必先晉晉必王王必羲羲必汰去似是而非諸帖何乃訓蒙

先生特索現在名家寫法帖愚亦甚矣

用指不用腕則畫成點而不莊能正腕而不正鋒則形如刷而不典

落筆須點檢餘瀋收筆須點檢殘鋒唐已前無有此失宋而下方出此醜占  
占自好增其惡態宋人諂王安石寫字似大忙中作不知自家亦坐此病若  
持心縝密者必無野筆野筆淨盡方入雅調否則終是卑格

何謂野筆當突而銳當直而曲當平而波當注而引當撇而鏘當捺而牽當  
縮而故延之當纖而故濃之楷之餘爲章章之餘爲艸艸更張之皆野狐也  
游心於外能結構游心於內能運筆簡牘廣仄外也波折妍媚內也偏者各  
有一蔽游心於範圍近之矣不在全簡而在全體不在豪素而在腕指是之  
謂心意骨力始可與言書近世皮相文字不知如是語言爲何物標緻用事

亦足自豪者姑置勿論

字須配合配合有二種結構之合不必畫畫對偶要在離合之勢可指而目  
觀方是使轉之合不必絲絲貫珠要死活之脈可想見會心方是

能學問不能文章此儒家之學究能文章不能翰墨此君子中儉父能翰墨  
不能法帖此名士中野狐能法帖不能遵古此好事中俗調皆所不取

學力三

先讀書法後摹法書能爲古人忠臣敗筆可略筆誤可諒俗工失款可正剝  
落糝糊可補苟不知書法遂不知法書矣何者是得何者是失何人是浮名  
何人是實學何以爲工何以爲妙誰是全能誰是偏勝何處可及何處不可  
及書從何來法從何授一似夢中苦樂總成妄誕不惟無成且枉費心力

麤能識得好惡卽須嚴加趨避得一字好卽思未得時醜字革去得一筆好卽思未得時惡筆革去作一字不好必求一好字易之作一筆不好必求一好筆易之三人我師言言實學勿輕放過遇好求惡境逆而易逢惡求好境順而難若多看法書順境成易多讀書法逆境不難若不學空求多遵謬妄逸少中歲進德每作一衡如驚蛇之曲此九四躍淵之龍不可遂認作飛空天矯之文也釋典參悟而後功行三阿僧祇始得成佛未進此步辟支禪也若發願不深不求最上一乘便并二乘亦不可得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爲下是以大根大器甯受頂墮罪業無甯自畫小成

字無百日功非虛語也豈惟百日卽開卷注意步步移形三日刮目誠然有之至若學問了義雖盡平生何厭足之有譬釋典云指爪作佛面已成佛道



又云三阿僧祇然後成佛須於此中參透始知頓漸兩途卽是一法

字學二途一途文章一途翰墨文章游內翰墨游外一皆六藝小學而世以外屬小內屬大不然也雖然要皆大學之門戶不從此入何由得睹宗廟百官後世失傳拆而爲三文章斥而傳疏煩翰墨斥而流別異何如求本尋原所握者簡所施者博不亦多乎吾道一貫彼此相證

詩文忌老忌舊文字惟老惟舊是遵詩文忌蹈襲文字亦忌蹈襲舊與蹈襲故自有分矣格調形似之異也

不專攻一家不能入作者闡奧不泛濫諸帖不能辯自己妍媸闡奧卽在面前不妍則忽而不覺其美是以專治一家帖不必改而新意自出見得昨日臨摹一畫非是乃是進德苟新意不出皆皮相也若此帖果無新意非佳書

矣便須改圖而後可自己妍媸多在骨髓不博則習而不覺其惡是以博覽名家帖雖不同而書法一軌見得他人得失各具一短長乃是自知苟得失無辨皆耳食也若果無所見莫得強議便須加功而後可加功在讀書譜改圖在玩法帖至於識鑑雖曰非人所能然未有醜翫日久而識鑑不稍爲之開發者矣要在立志高發願固未有不得者若泛泛從事之人姑置勿論不專一家不得其髓不博衆妙熟取其腴髓似勝腴然人役也其機死矣腴乃轉生生始爲我物

不熟則不成字熟一家則無生氣熟在內不在外熟在法不在貌

凡翫一帖須字字經意比量於我已得未得若已得者功在加熟若未得者作稀有想藏之胸中掩卷記憶不能記憶更開卷重翫必使全記不忘而後

已他時再轉便作已得想

閱一帖中字有相同者卽於同處求其異若無同字須想別帖同字相參苟不記他帖卽以自己念中欲作之字相參虛心比量何處不相似何處可到何處不可到如是探討真是真非無遜形矣

攻一帖爲當家若不能生發流而爲繡工描樣集衆美爲大家若不能取裁流而爲鄉愿媚世一爲淺俗一爲時俗俗等耳淺易革時難移何也世人共趨也昔賢不說惡紫幾乎渾至今日時俗書者書家之三隅也

學後人帖須見其原委然後可以從事如祝希哲真楷學鍾元常卽先翫祝書無妨名家所得者深故也但得旋討鍾帖便見其學由彼而得於是求二人合處以取法譬古今變化以觀妙始可兼其二益所得多矣其行書出於

章艸稿艸出於芝素可類推也一人如此其他可類推也文待詔眞楷之於黃庭帖行書之於太宗帖大艸之於山谷書亦類也又若王文學眞楷之於虞學士行書之於右軍父子亦類也又若宋仲溫學王氏之章艸文休承學懷素之千文亦類也又若陳復甫學芾之蒼古而失其圓妙黃瀆甫學獻之適韻而不得其嚴整亦類也苟不究其根本皮相大能僨事

名家書有下筆便佳者有用意輒好不用意卽不佳者有不用意反好用意卽不佳者此天工人工之異也天工是其先世之人工人工是其後世之天工天人交至上也得人無天次也得天無人者見世過世俱無利益者也切莫自委自委卽自棄矣其不用意卽不佳者佳非我有也不用意亦佳者胸中無有不佳之物也無有不佳全在識量識量似天而實人人可不學乎

經史最誤人處在後世俗書俗書一入牢不可破故少時授經卽與善本善本須先一代得一分之力寫字卽與名帖名帖須先一代得一分之力晉唐而上合法者多晉唐而下合法者少其得其失具之晉唐晉唐去古未遠典刑尙存是其得也攻於妍媚不問來歷是其失也余作棊誤中有法帖棊誤一類此卷當冠諸誤何也經史之誤未必出於作者謄寫俗工偶然失之不知起於何年惟名家手書碑帖而失則自供其短便見此誤出於何代何人作用矣無論真楷已上不當土音杜僕卽行書狂艸古人十九不失槩步也試拈二王張素諸帖可槩見矣

學書者博采衆美始得成家若專習一書卽使亂真無過假蹟書奴而已拔其尤爲師範以諸家副之必勿取法於中落下劣穿學篆必籀鼓斯碑博之

以壇山詛楚諸金石唐宋而下一字不得入吾肺腑學隸必鍾傳漢碑博之以蔡邕而上諸碑碣六代而下不得窺也學正書必歐虞顏褚博之以鍾王鍾王非得唐蹟不顯其妙宋人而下不得習也學行書必二王博之以諸家法帖諸帖非二王不能淘汰入正途宋人書不得習也學稿艸必顛素博之以章索章索非顛素不成文也宋人而下亦不得習如是五家各爲書法門戶苟先看後輩便是醉生夢死

學一名家書竟旋取他人之學彼者參定得失如學鍾司徒必以右軍衛夫人宋儋羊欣諸家爲學徒而參究之學王右軍以大令智永孫過庭虞世南趙孟頫鮮于機宋仲溫文徵仲諸人爲學徒以及顏真卿臨東方朔像贊而參究之學大令以虞世南王履吉黃滔甫爲學徒而參究之學率更以小歐

陽以及蜀本石經之似歐諸家而參究之大氏前人書法不可多得故借後人學力以輔吾不及不可執近忘遠認藥成病反增一蔽

書法云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卽泛言心意心意何居當令有所

箸意若何意在到未也意在流轉未也意在合法未也意在圓熟未也意在縱橫飛動未也意在逸韻流邁未也意在澶適而不合於流俗乃得佳書一法未融便落魔境大抵因藥致病偏方殺人者衆矣如將措意須覺意中所箸者何物

書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書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許忙嗟呼可憐忙忙作字豈惟字醜人品亦從此分矣可不勉乎余常論食飲徐徐而進諸病不作何也寒者可令稍溫熱者可令稍涼飢時漸入飽時量加喉未

通漸開性不喜漸別是故不惟百病不作卽有疾可瘳矣作字緩下筆不惟  
謬妄不侵卽敗筆可補矣我輩麤疏極坐此病正如識藥而不肯服也須痛  
懲之

右軍書無一筆不到而能處處流轉無一筆麤俗而能字字用力非夫時時  
箸意在在忘形者不能池水盡墨書家非止一人不知者妄譏其益美余則  
以譏者爲益惡

法法具者謂因病投藥因藥慮病可耳非若畏首畏尾執中無權者同年語  
也執中之患逾於無學儒家謂之鄉愿惡其似是而非惑世深也釋家謂之  
愚癡東看則西南觀成北惡其不聞道也若更執以爲正法此所謂障正法  
眼極重罪過地獄道攝之不可不慎



人之恒言清俗在骨能否在學余則以爲入門正骨始生師友直學始立前此未窺名家門戶骨未生也不遭名師箴規學未立也若但委之血肉之骨乃是大障任己孤陋寡聞乃是死魔

何謂力量同是剛勁之稱深淺麤細從可分也力淺量深力麤量細力卑量高力易量難露筋骨爲力藏筋骨爲量無筋骨爲弱急疾偏鋒爲露正鋒不滯爲藏柔媚宛轉曰弱

世間惡札一種但弄筆畫妍媚一種但顧彫體圓整一種但識氣象豪逸求其骨力若罔聞知更進而與談韻度尤不知其九天之外也如是書家亦足名世可憐哉骨力者字法也韻度者筆法也一取之實一得之虛取之在學得之在識二者相須亦每相病偏則失合乃得

字法惡無骨書狀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縮秋蛇此主客不分耳凡作行  
艸意在主不在客主有作用客無作用主立客從筋骨自振筋骨振而二病  
瘳矣

近代不知書人作態自好一日有知皇愧何已古人能書無論矣其不能書  
者老實隨俗而已何常強弄出許多醜態如今日乎若欲作書須以法書爲  
舟楫書法爲棹師無爲他時自己悔恨何但他人議其後而已

學無偏好則不深有偏好又多病此中最難不惟不當偏於短處卽偏於所  
長處亦自褊心之疾且如集羲之聖教序非不字字生妍但偏於修整拘而  
可憎宗之者一時謂之入院體智永導其流孟頫揚其沫似爲瀟雅實有三  
分俗氣臨放法帖字字儼古人知之矣筆筆自好知者益鮮也不儼古無格

不自好無調無格不立無調不成是以有格者多成功者少不自好者載道耳世人不知書法每每自好及至法度現前退舍辟易者衆矣何也知法則媿自生耳知媿而不忘自好方能進德若妄與怯皆過也

學者須虛心自考功過箸意力爲去就卽自己不辨須憑賞識家彈射受病要害一不得先具成心使嘉言不入於耳古今書法是其功過二案古今法帖是其功過佐證兩造具備無可逃避然後逐筆攷驗以對症方起其膏肓骨弱者強之筋緩者固之肉浮者撥之節解者收之纖巧者以韻易取流蕩者以逸煨煉雅俗對照欣厭自生具有肝胆而復是非倒置無人心者也苟能取書法條例采爲箴砭丹石卽起死回生不難其不治者一在不識一在不救耳可不學乎

書家有遲有速遲其本色也古人無有急速者急自芝旭素式不過三四輩耳雖然也須能遲乃妙於速若必不遲鄙俚野俗雜然而陳矣

幼學卽放佳帖其法從骨髓中來可令褻魔辟易不必大加甄別不必外取去就儘自有冰鑒若中歲知書雖得換骨神丹必須用力數翻方能埽垢至若老年進學百倍加功難追俗骨余實蹈此自親其事故言之切中亦已晚矣後生勉之毋爲後悔

人各有能有不能或以小字見委每爲苦之至於書扇尤非所長也常怪唐宋而下諸家作眞艸太易作篆古太難此以各不得其妙耳余不能眞艸而能古篆卽方丈一筆自顧得意至若以飛白作篆體卽上古不可得後代不可知自秦斯而下居然不肯讓人試爲拈按知余言之不妄

凡爲學不進則退無有停機惟書亦然故名家作字隨在變化各當其妙此非固爲苟難以求眩目也日新又新生發不窮烏得不進進則烏得不變若無名僞蹟描定一局到處擺弄終似優倡一付行頭略無自得真境無真境則自己亦覺可憎可憎則勉強改作改作無門杜撰雜出於是并所效顰成法亦已漸忘烏得不退退則死矣

凡爲道不損則益釋典云萬法退轉乃是不退轉書學小道亦然於百醜退轉斯爲不退轉譬如人面諸醜不靈便是佳人

賞鑒須見古人真實妙境又須別名家真差別處摹倣須見法書真不可到處又要見自己真能學處不然皆皮相也即使學到白首終是瞎箸總瞞得不知者瞞知者不得總瞞得眼前瞞後世不得總瞞得他人瞞此心不得何

謂能學法度是也何謂不可到全其法度是也一法不具不成名家法法皆具猶然皮相皮相而往便不可說學力到處自然心開未到而開者十九野狐吾見其人矣

書法變幻故自妙境若無學而變寧不變也宋人作詩有禁體弄出許多醜態覆車前轍亦可畏矣古人謂老年才盡余則以爲學盡耳非才之罪也詩文如是書法亦然

法書之於字學如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又似八珍之於庖丁非關服食而但取其適口麗人之於後庭非關伉儷而但取其適御是或一道雖然創法究竟又未始不同

諸體法度相關無論矣但隸眞艸三體之左右傾側與篆豪不相關然世人

因習頗便最難革除學篆者須取平分諸篆及左右反體相向諸字書之薄  
蹠翻覆取正見其欹衺醜態極力自懲痛革其失非翻覆數四不易得也要  
在入門正耳管直而鋒自正鋒正則體不欹此法不過矯世俗之弊耳譬人  
無疾千金良藥亦何所投

養身家調身法固嚴余以爲作字亦爾身手頭足必須端舒倚胷腑首無文  
士氣作姿搖態尤爲可憎此身最是一件大器用器用不調終非雅調

學書須徹上徹下上謂知其本原來歷下謂采其末流孫支知本則意思通  
而易爲力求原則筆勢順而易爲功何謂本字必晉唐晉唐必漢魏漢魏必  
周秦篆隸篆隸必籀斯邕鵠此數家又須倣之鼎彝銘識而後不爲野狐惑  
亂雖然爲學有二品其高者如前說無論矣急功之徒則不必然凡閱一帖

不須字字全倣但會心處臨摹及胸中未有者記箸若平調文字卽有可觀能自爲力何用彼爲此亦取效之捷徑也

昔人云能艸不能眞無本之學余因而進之曰眞不知篆艸不知章隸不知古而妄作妄議皆盲兒也又鄭樵云六書明則六經如指掌此語其大者耳如以細則將退而曰六書明則諸體如探囊斯可以概前說

凡臨倣揚本要須作眞蹟想臨倣後人鐫刻要須作古人佳帖想否則穢染其失處大謬也如模糊溷雜乃剝蝕誤之挑踢狂肆乃俗學改作故凡倣一代人書須致此心於彼時風氣中始不失漢魏晉唐規範不然名爲學古都成杜撰卽使成就不過宋元波折而已

本原來歷爲上支分末流爲下不知本無以下筆不知末昧於使轉務上則



不情甘下則不典

學一家書知其好不知其惡學諸家書好惡了然矣知好不知惡亦能進德不能省過好惡通曉德日進過日退矣

落筆偶側不宜更側遂成邛鄙使轉誤重不宜更重遂成麤俗引帶偶離不宜固闊遂成脫落偶粘不宜固箸遂成穢垢點綴振救處偶大者不宜益其大作贅疣偶小者不宜更貶小如烏有左右相顧處偶然參差不宜更遠遂相齟齬偶然透錯不宜更進遂相紛拏

無意而得處不可認爲邛鄙自然而成處不可認爲麤俗抑揚頓挫處不可認作脫誤散誕不羈處不可認作野狐此皆神逸妙用顧其人如何其造詣如何其作用究竟如何未可以一筆一字定其功過也若通篇賞鑒便無此

失

運筆謂正側使轉起伏纖澀結構謂疏密短長參差巨細顧盼謂負抱乘承

引帶謂本體連珠收鋒

縣鉞垂露

結束補漏

賓主謂有無虛實可有可無來歷謂

字義血脈筆意原流體格謂古今名世韻調謂作用趨尙意謂正借古俗義謂古今得失

作字作繪並有清濁雅俗之殊出於筆頭者清出於筆根者濁雅俗隨分端在於此可不慎擇入門一蹉白首茫然

繪氏將求名家畫譜以難得真本爲歎余曰畫無譜方得真客曰子言若是那得筆奇余曰無譜乃得奇君所求者奇枝邪何樹不吾師所求者奇石邪何山不吾師展轉回旋豈惟三人擇善在我常論畫人物以容貌不同爲良

工何不字想交知貴賤間千百異彩皆筆端造化何乃捨真求假認假爲真  
下至并真圖不得而專事傳摹粉本此何異不知書法而師字蹟不得真蹟  
而師墨本不得古揚而師後世翻刻下至捨古法而效時人書何異出宮娃  
大家而悅頰眉西子愚亦甚矣書畫一道因比量詳及之

字尙筋骨麤獷非骨也齒角耳骨在結構紛拏非筋也爪牙耳筋在鋒勢一  
藏一露雅俗斯呈

魏鶴山作鄉字從邑世人之效顰者寫卿亦邑識者舉以諄之余謂豈直一  
字一人之謬已乎近時後生見具字三畫并且字亦三見真字從匕并直字  
亦匕見處字從廵并據字亦廵見內蹂字左出并內字亦出見耑豈首傾他  
山亦傾見有右首屈并左在亦屈之類書法誨人麤識篆體余則以爲惟其

麤識乃有此誤。麤識者大謬之端也。醫道稱初知藥性者不治。○劉須豁謂魏鶴山好識奇字。譏之曰：六經無一奇字，不可謂其文章無奇也。又見鶴山取篆字施之行艸，笑其自苦無益，嗟呼陋儒淺見，一至此乎！六經何嘗不奇，習熟則見其易耳。奇字何嘗不易不習則見其難耳。一謬也。字體原流同門異派，故艸書或取於篆，或取於隸，或取於真，無法不具。世人謂艸出於真，此淺俗之見。漢章帝時已好艸書，彼時曾有今世之真楷乎？又如其字艸作𠄎，天字艸作𠄎，鹿字艸作𠄎，前字艸作𠄎，如是諸文不由古篆，何以自解二謬也。書道之樂無樂如之。至於學古，其樂更多，不知學樂以苦加人，三謬也。爲學日益，古學甚，今不學古，古道幾絕。萬古長夜，從此而醒寐者不蘇，反駕無益，四謬也。儒家云：一法不通，儒者所恥。以儒譏儒，獨舉六經六經而外更無

一法乎不然也六經而外盡付祖龍乎不敢也不然而云淺矣不敢而云僞矣淺且僞陋至此乎五謬也

臨做四

做帖不得不記前人筆畫又不得全泥前人筆畫比量彼之同異生發我之作用變化隨疑始稱善學若鈔取故物傭奴而已卽不失形似屋下架屋士君子不取字字取裁家家勿用方得脫骨神丹苟不精熟勢必紀念舊畫雜亂繫心何由得流轉不窮之妙求成就不可得也

做書時不得預求流轉預求流轉不得其形似反弄成鹵莽亦不可不預知流轉不知流轉到底不能生發竟成描寫傭工

臨帖作我書盜也非學也參古作我書借也非盜也變彼作我書階也非借

也融會作我書是卽師資也非直階梯也乃始是學能具此念而作書卽筆筆臨摹無妨盜比但問初心何心耳若中道而廢肝胆未易明白

臨做法書要明明指出何處不如古人不妨十數改作必肖而後已旣能肖必令熟若不能肖又不能自顯其不合處而一時眩惑者則將權且放下宜別作字待後更臨更臨不似如前暫止三四臨摹無有不肖矣雖然此特皮相皮相旣熟筋骨精髓自然充裕凡求皮相以自家臨做之惡札比照法書凡求筋骨以他人臨做之佳書比照真蹟凡求精髓以翻揚古揚之異同相爲比照凡求神妙以真蹟墨本相爲比照如此重重參考如玉石之辨無有不矍然醒晤者○做書始不可不拘後不可不縱一於拘不爲我有一於縱古法全乖故曲士不情達士不典做大字作小字欲其拘也做小字作大字

欲其縱也

常言做大作小做小作大爲做書要訣更進乎須此做縱逸帖爲修整書做修整帖爲縱逸書以至篆隸真草悉相爲用乃是善學善學者師其意不師其蹟蹟蹂便落野狐中中此魔便是心腹之疾去之極難雖有箴砭無補毒螫此無他從學力來方自喜不暇捨其故步能無吝心無怪也已

做書勝臨摹者心目不敵故也先泛觀後研察者神貌不敵故也流覽得其精神摹勒得其形似得神遺形者高得形遺神者卑形失易革神失難知爲學似倒成功翻順書法云作字急不如緩雖然有說急則失形緩則失神未可偏廢視力去就可以滿志

做大帖作小楷纔不苟且麻姑壇記是也做小帖作大書纔見力量東方朔

贊是也麻姑壇字小而八法具此小可以化大方朔贊字大而用減筆此大可以化小書法至唐始有軌矩可以言傳歐顏尤稱楚楚但歐書無二體故獨舉顏帖示人顏雖近於方俗然每帖有異與晉王氏父子殊塗同軌置晉不談何居晉人之妙藏法於韻可以己力求不可以人言盡故姑置勿論小大互臨不特使後日事事無碍且能及時筆筆箸力箸力則不苟無碍遂爲腕中神物

閱古帖逐字掩卷如在目前想見此帖佳書在我筆端方能不失若雖能懸想想見此字而不在筆端則寫時仍惘然不類

古名蹟不易得求之金石文金石善本不易得當以同文數本並觀高下真假自然呈露又須淹灌前人書法然後能校法書否則不無行迷失路



閱同帖異刻比量其不侔處得失是非校若白黑方能得力凡翻工之與正本勢必天淵時帖或是二刻俱翻通非善本卽偶中兩是百無一二會須著眼辨之自無水鑑做之哲匠

書做正本勿做副本墨蹟爲正石刻爲副原刻爲正翻刻爲副前翻爲正後翻爲副全文爲正集文爲副可類推也墨石之殊古新之異無論矣至若集古誤人人多昧此譬之做右軍而遵聖教者是未始窺見右軍者也彼集帖人收拾多字擇圓整如其意者填入非不美至殊失晉人風度矣凡行草章法筆法大半借勢成形巨細短長方圓流轉任其所用是以古人不可及尤難於全局若但捱字成形數畫成字亦何必難故曰獨遵聖教未見右軍者也若評論此帖不必最初佳本已自百倍新刻何乃置之惡帖之末乎要知

割列之害不淺耳至若新帖之惡誰不瞭然故可略矣割取之弊豈惟不見其失世人反以爲善者十室九人此古今大夢不得不詳言之在儒爲鄉愿在釋爲天魔又謂之相似法最難祛遺傳者誤稱春秋責備賢者不知經惜者也善惡顯箸何煩責備略可言矣

臨做須用搨本把翫須用墨蹟人一家言不無出入而氣象自如凡帖一經摩勒敗筆故少而自得真境索然矣至若書家親炙便是莊誦墳典百千徧後妙理自出字字言言皆我心髓不以因人成事受人指縱者比論也

刻石能振救書家之敗筆者此其小補而有大事處何也善學書者多於敗處爲功始見名家脂髓一經改綴雖若無漏瞞人多矣不特無以求作者用心真境亦已索然至若集古諸帖則又後人揀擇多帖中方圓平直合法

者而加之整頓全是後人作用非不瀆正晉風掃地矣余是以於聖教興二福等帖每不喜觀

不見真蹟不知妙境不觀古刻孰辨敗筆

臨摹法帖不必字字趨步泛覽一周覺有得失便握管擬作伎痒不已然後再閱會心處喜不自勝或依倣結構或頓其波折而爲之再四再三不得卽已三四倣閱妙蹟自呈十數翻摹古人敗筆亦已不掩能辨得失敗筆皆我師資

往見學書人於近代名家無所不學於古法帖反復茫然卽稍知倣効不過浮慕幾字幾筆遂杜撰改作附名某家體法大可怪也

臨做法書始而髣髴不必拘泥拘則難成而易倦數臨不得形似然後細閱

古帖求彼好處求我惡處參照相左在於何所逐筆逐畫依曲効直詳細描寫一字不似不已一筆不似不已如是數過字字記憶筆筆不忘至不用意亦不誤時然後宁念自己筆端自有一得意佳字在我眼中矣心手相適古今不倍書乃澹雅爲我之物矣旣得則須求熟能熟而後任意縱橫小大損益無所不宜故曰得意不循此功而但拘拘爲之不過書奴則見書苦未到此境而莽莽爲之遂作野狐不知書樂家承旨云夏月據案作書可以忘暑胸中自有清涼炎熇自是不敵

凡學書時一筆不可苟且一念不可他移移卽苟苟卽鄙俗俱出鄙俗成熟法器自遠書遠於法古雅兩字一生無分不可不慎從不苟中生縱逸始得佳字否則總令藝成時露鄙野試拈古今高下名跡虛心較量何常不懸如

日月

做書有二病一不知去取敗筆效顰二未窺人長先求人短二者皆非也學生初基筆筆趨承無論矣稍知去就對帖握管趨其所長棄其所短苟勝前哲何樂不爲如不可及隨力改轍數變不得然後回觀前人工拙具現自覺恍然不患不到

好奇之徒每效古帖中怪異結構未始不自謂有本有原及攷校法書衆刻羅列始知大半石剝墨殘翻工巧飾造此醜態工匠過十一效顰過十九回視怪妄之書如屠沽兒廁羣賢中可勝愧恨須實見得方可下筆常歷指古今翻摹諸異同得失別詳他譜不能盡錄

做帖先學他妙處自是不勸自書先革己惡處自是不窘處長改正法因病

設藥不若拔其尤爲易遵

臨帖得手處自能會心如書法所列某出於某之類初基人讀之大自不解正如水木芙蓉動植歟千人研鐘馗一皆殊類齊名以至數種海棠同謂名花一莖茄的分條良藥或取於姿態或求其性情是乎非乎終成鬼物是牝牡驪黃求骨法者視同一致也否則總令逼真不失故步遭逢識者皮相何有焉

俗人評書但聞筆意學者評書但聞帖意未免各中一魔作用在筆鑒賞在帖雖然受病故自有重輕也苟爲無學被人指出醜態能不辟易千里初臨帖時求其逼真勿求美好既得形似但求美好勿求逼真

做書與臨帖絕然兩途若認作一道大謬也臨帖絲髮惟肖無論矣做書但

倣其用筆倣其結構若肥瘠短長置之牝牡驪黃之外至於引帶粘斷勿問可也若留心於所不當留枉費一生力氣皎若太陽升朝霞灼若芙蓉出綠波於美人何有而遠近皆以爲比固知人情在阿堵中

引筆聯貫處不宜麤濁不惟不雅且於義不通何也本無之物非所當有况重取妨正乎無已上引可濃下引必淡行筆時貴宁念起筆處無停思宁念或重不停自輕勢所必然也揚本中或有反是者皆鉤刻之過剝蝕誤翻須以意逆勿爲器使

永興用筆善圓如魚浮雀躍矢落丸流不善學者翻成木強分崩脫落矣率更結構善方如飛甍鏤楯檐牙交錯不善學者遂作布馬排籌折釘斫槩矣臨倣不能悉摹切以彼有得失我有去取不得不然耳因以彩色識其旁自

佳帖全倣外一取漢魏晉韻度法則二取奇逸巧構三取有異通俗四取煩不嫌其太多簡不避其太少五取草出於章真由於篆不失來歷六取敗筆爲功非名家不能到此七取正結構異結構難結構三者得失處八取我之所難彼之所易作我師資九取彼死此活彼譌此正彼闕此全諸刻十取各代名流自署名姓或異或同奇正得失凡閱帖前先轉一過閱帖後再轉一過大能提撕警覺勿以瑣細而忽諸

寒山帚談卷之上終



寒山帚談卷之下

吳郡經生趙宦光凡夫述

虞邑門人陳楚才良甫數

用材五

偏才擅場如真楷隸篆不能兼善者無論矣即器用亦復如是有善用敗帚者有必須佳豪者豪之剛柔人各異取苟所遭相左即所造殊功此無他心手無權耳能權之士無所不宜權正兼濟斯稱大方

昔人言能書不擇筆有旨哉擇筆而書筆也非書也雅士不爲

不擇筆者謂取捨非謂作用蘭亭得之敗筆是矣筆銳宜法方筆頽宜法圓則又不能不擇筆也米老自攷云臣刷字而每以書自豪此老能得不擇之悖歟○書法云學書不須佳筆須佳紙用惡筆使後不擇筆用佳紙使後不

懾似矣未盡也擇筆則事皮肉而忘其骨紙疏則墨透不堪留筆卽有善思無從自見卽有醜態無從自攷余故曰筆欠佳不妨紙惡大病近代名家有以模糊相掩自蔽蔽人者大謬不然也○用敗筆學書以見字不在皮相而在筋骨脂髓須善豪作字以見字不苟且勿以挖泥帶水瞞人二器兼長乃是傑作

惡筆無妨惡墨有妨惡墨可惡楮不可三惡尙可詞惡最不堪也而世間不免無地可逃

搨管要如弄丸使圓轉活潑其機自熟作字之頃任吾指使無論作字未作字時時作一物在吾指端流轉其學自進

未作字先管欲不死已作字頃指欲不活活則成字無骨大病也

書法云腕欲動而指不知謂小楷可耳若作篆署則又不然篆法圓轉相續處若指不轉鋒何粘續

正鋒全在握管握管直則求其鋒側不可得也握管袤則求其鋒正不可得也鋒不正不成畫畫不成字有獨成者乎鄙俗審矣

正字全在用腕用腕似難而實易管直則求其用指不能也若置腕使指蜂腰鶴膝籀蔭戚施醜態盡出唐已前得法者多無論矣宋已下惟米氏縱橫正鋒然不能祛蘧蔭之病彼能因病投藥不能藥于未病之先得之目不得之心是以不稱上乘

晉已前藉地而坐書必就邾楷書就几几廣不過四五寸修不過一二尺惟天子玉几廣尺二修三尺耳故懸掌不期懸而懸正鋒不期正而正又按古

人作字不甚大小至大不過二寸至小不過五分題石則稍大如壇山繹山之類署書則就版而題可以任其廣狹否則剗間無可大之道也卽張顛素狂亦就屏障始可縱逸成艸已非古法今之作者須先定古今器用始可作古今字體

懸掌故古人之順境今人之逆境也自唐已前雖有隱几聊借倚閣而已後世巧作檯椅安逸自恣少而習之不知身手死矣及長而後知書法將革前非心手鬪逆反稱甚難苟能于小時始入家塾卽教正法何常不順更有何難

用筆得之鋒杪纖而不文得之筆根澀而不韻故濡欲透豪運毋竭墨不纖不澀始合雅道意在筆前者豈惟運筆之頃卽濡翰而前已具全意世俗取

纖嫩爲合時譽麤澀爲古雅者皆漫興喝彩而已

書法言執筆法凡作楷離筆頭若干作行書離若干卽不必詳其離豪離管之異然與其過近甯過遠與其粘案甯虛掌以至與其浮動甯堅執近有不知書者譽一名家云無論其書之妙卽觀其作字提筆指間若無多重也嗟乎左矣無論古人掣筆故事與夫後世鐵管學法兩重公案但腕中無力必不得佳書總令成就不過蘇眉山趙吳興輩嫵弱弄筆姿態媚俗之書耳豈上乘乎嗚呼不善譬者譽亦毀矣

作書須能用材無使材屈無伸可也常謂懷素諸艸帖疑今之筆墨非復往時及得燕中所造水筆與硯棧知必此器爲之每用作字甚適也近有西吳王生脫格造筆南工幾欲廢北一時名流亦頗知善但莫悉其合古法耳有

一名士反不善之惡之特甚一日過我作書余曰獨有王生筆不稱君手奈何無已姑試之喜曰大良器也索數矢而去異日相晤乃云前筆獨所用一矢耳餘皆棄物余因歎息可憐誰訴昔宣城陳生其先世爲右軍筆至柳學士但取其常品最者不收何待今日哉因訟筆窳而錄用材法于左筆墨未合一窳墨水未入二窳楮筆不相發三窳筆不函字四窳客豪未退五窳急作未舒六窳多作透弱七窳任器不任指八窳滯墨膠澀九窳掃墨旋鋒十窳窳不可極姑識十端秦相碑狂僧敍纖瘦不弱濃潤不腴知古人多用水筆合法在腕不在器所以妙也作篆時每闕此筆頗覺不便造筆合法全在稟豪故柔而不弱能大能小且能經久法書碑帖可想見矣而後之俗子翻指爲惡筆者十常六七大可怪歎重爲訟窳作毛生百戾疏凡漬筆毋論巨

細必須過三四分已上始能盡豪之才亦能任指之用俗子累濡分杪全欲使器供其妍媚亦可醜矣一戾也書後墨膠不令洒透二戾也晉漢已往硯用鳳池唐宋而下翻作陵阪甚至嫩心遂令筆鋒帶扁或歧而二三有之書生不覺其病故字皆側鋒及乎閣筆重書歸罪于筆三戾也醉飽肥鮮汚口吮豪令豪卷縮四戾也向日豪開五戾也蜂入管崑失于堙塞六戾也因不知書法遂不知用法掃而不染七戾也疏硯八戾也灰墨九戾也稿紙十戾也十戾十乖百戾具也○濡墨寧瞻毋窳用可大之筆作小字筆爲我用字爲我作用不可大之筆作大字我爲筆使字亦筆成○墨欲瞻勿盡用瀋筆欲和勿盡用豪腕欲勁勿盡用力指欲活勿盡用轉目欲專勿滯方所意欲完勿離鋒杪是以作書墨須有餘故古人晨起作墨及用墨時墨稍過字

便醜有餘墨而不用乃得佳書余常有言礪墨須奢用墨須儉漬筆須深用筆須淺

墨傳其筆筆傳其字字乃成形墨浮于筆筆浮于字字乃神妙墨不傳筆筆不傳字不成形矣傳則支浮則瞻不傳窘矣雖然瞻不盡其材也盡其材病過于窘書法謂之墨猪余又謂之書道塗炭

用艸書筆作楷具眼者不昧以真書筆作艸能者亦乖俗人反是者其中無主聽令于筆耳聽令于筆尙可謂之書乎

余喜作艸篆以續飛白之脉其任率自好若謂前無作者或詰之曰大小諸篆何有此法旣謂之篆惟古是遵何得改轍余曰有說凡事取真不取假用實不用浮貴自然不貴勉然大小篆書必有大小篆器今器異昔何堪効顰



必如昔書勢必虛假勉然而後可子言故是但須出之蒙將軍未作用前而後可如以將軍筆作丞相書吾見其難爲矣古今興革故有不可知者子姑執筆臨楮然後破我未晚也

作晉漢以上書不特今時強筆勿用必資嫺豪柔穎而後可即墨須如黍紙須如皮研須如孟掌須如木雞一物不稱終作時俗之書而已

書法云學書宜惡筆使後不擇筆又云強紙用弱筆弱筆用強紙二說並後世人語也案前人帖初無強筆所謂惡筆乃敗筆耳亦無弱紙紙之疏弱皆後世俗工所爲宋以上無此法况晉唐乎試探稍古名帖求其字畫雖極縱逸處用筆無有不圓熟者結構無有不了然者即于鋒交墨互中未始不森森楚楚果惡筆弱紙而能如是乎能書不擇謂鑒賞非謂作用也強弱相濟

謂救時非謂相須也但聖帚飛白古法莫傳後世想成而以枯筆燥墨爲之者是非乎不可知矣是則弱紙便于白強筆便于飛就世改轍古法疏矣強弱紙筆遇此器即出此法苟非我之長伎亦須改弦易轍以勉就之不然指器相左心手不符即不成書今時弱紙滿天下要知古人全是強紙全是弱筆世俗不善用遂謂過滑過嫵不堪著墨者因指間無有骨力將聽令于器耳若胸中有箇佳字心能役腕隨在得意即使與古人弱紙亦自無妨况強紙對名手乎外境皆牝牡驪黃何能礙我作用

凡強紙用墨使墨有餘濃墨用筆使筆勿竭飲墨如貪吐墨如吝不貪則不瞻不吝則不清不瞻可不清未可俗最忌也

紙有三品之異量才施用一古佳紙如宋經箋高麗繭之類二宣德紙涇縣

古千之類三則滿世間疏漏惡札是也上紙須用古作法中紙隨意皆可下非飛白稿艸不能就其獷劣也

弱豪重墨輕用得佳書輕墨重用其書惡輕墨輕用其書纖重墨重用其書俗強筆輕墨輕用則不腴重墨輕用則不潤輕墨重用則獷而離重墨重用則麤而俗四者無一可者也是以古人必須弱豪

握管之法有單鉤雙鉤之殊用大指挺管食指鉤中指送謂之單鉤食中二指齊鉤名指獨送謂之雙鉤勝國吾子行善單憎雙試之果驗單則左右上下任意縱橫雙則多所拘礙且名指力弱于中指送亦更怯矣小時習雙今欲改之增我一障詳說以示初習書者凡單鉤情勝雙鉤力勝雙鉤骨勝單鉤筋勝單鉤宜真雙鉤宜艸雙鉤宜大單鉤宜小

描字不必憎惡楮塑字不必厭灰墨若運管舒豪惡材絕不堪用矣不惟膩澀難于使轉即對之敗興寧得佳書常戲爲之語曰靠筆成畫恰似描樣靠墨成形何如塑像二意似殊總之一致臨池撫卷到此自知

晉唐宋三品研式筆鋒功過所繫不特爲石所使亦爲墨所使也鳳池墨阿飲筆不及阿底而墨自足陵阪鋒石半箸鋏心則二器全相挹取烏得不扁且歧乎必如俗兒掃墨從事捲鋒向楮尤爲僨事

鈎帖鐫刻二人先與講解數日然後下手更取其所鈎所刻之字對按指其得失一指用筆正側鋒次指一字負抱顧盼形勢三指連字引帶四指每行起止不同或曾經割動之帖可以意裁五指主客失所敗筆或本帖原作敗筆可以意裁六指寫字名

家人人具有得失不得以我意改同之七指唐已上帖不得改煨曲纖巧之

筆失其時代八指晉已上帖不得改時俗通行之體亂其來歷九指疏密不得改移失其避就十指挑剔不得溷晉轉唐折殊法十一指不得失晉人圓轉逸韻十二指不得失漢魏章艸古澀妙境

工人能刻繪事未必能刻文字能刻文字未必能刻名家善書能刻名家善書未必能刻古人法帖能刻古人法帖未必能刻同本異摹諸揚刻同本異摹諸揚工拙必露矣

評鑒六

昔人言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一未到一不屑耳謂不能鑒者無是理也果不能鑒必不能書

閱名人書須具有隻眼不然未得其佳處先蹈其敗筆効顰之態見之欲嘔

是則不如無學翻有一分自適處

古人書直是氣象不同晉漢帖無有晉漢人氣象即知是僞故舊帖雖非善本自有作用新帖雖極力揣摹直是棄物何也出自淺學之手不知書法爲何物直以俗筆廁古書分明別造一箇宇宙何取千古帖乎

凡字收鋒增美者會稽以上也收鋒補過者大令而下也先哲言求妍媚于成字之後大令所以去之更遠

字有三品曰庸曰高曰奇庸之極致曰時高之極致曰妙奇之極致便不可知不可知其機甚危學足以濟之識可以該之則超乎高妙學識不足以該濟而但思高出人上者野狐何有哉雖然吾又惡庸庸人趨時作世俗事業便無出頭日佛法中學道時寧落地獄不願畜牲近之矣曰甯惡毋庸有說

乎曰有惡故自儻唾罵者載道自然有日自覺其醜態庸俗之作甄別者世不多見十人九人讚歎其美歷世愈久庸根愈深落此深坑何時出離

分

畫後策豎後打謂之能品策如馬頭打如鶴鄰謂之俗品不策能藏不打能正藏不頹正不銳謂之高品隨勢而施無所拘礙謂之逸品若乃皮相飛黃野狐骨骼者怪妄自不能外掩可謂低品是以書法不道世多蹈此故稍及

之名義具  
書法中

古人法書篇有篇法行有行法全字有全字法半字有半字法一畫有一畫法一點有一點法是以名帖隻字半行不可蹉過近有墨客以畫遮點以體遮畫以上下文遮一二字以通篇氣象儼逸遮卻一生醜態尙可謂之書乎其最下者借佳紙濃墨掩其拙筆或以筆勢波折掩其謬結皆書中穿窬之

流識者恥之

古書佳處在方圓斜直不拘繩檢今人惡處卻與古同古人胸中自有箇佳字任其所施耳今則不然上者只記憶古人成按下者以無繩檢遮掩其拙以糊人耳目謂貌則同其造就處天地懸絕

名家書法滿亦佳空亦佳長亦佳短亦佳端方亦佳衰倚亦佳方圓平直無不宜之後世俗書縮大爲小傳瘦爲肥一字字弄作團團無有滲漏逐字觀之非不端楷卻增一團和氣

整頓之失即智永親傳家法作千字文懷仁博采真蹟集聖教序已自磨礱熟爛况其下者乎雖然二僧釋子也法如是故何乃文人墨客不師其全體作用而師其整頓一門正似盲兒摸象耳者謂象如箕摸象尾者謂象如帚



乎

集古諸帖豈惟修改誤人即其顧盼起伏略不可得矣名家作書行欵上下  
尙不可移易况集取強合乎往往見移行諸帖行首無故而來行末無故而  
往甚至強割聯絲意義失所不知者効顰從事已自可憎集古比之移行又  
天淵矣集古之取圓整有不得不然者失勢故也凡觀集帖又須緣情欲定  
其罪罪在亂次不在取圓

古人筆鋒縱逸處翻摹諸人十九收斂圓整十一揚波怪妄一時俗一野狐  
皆畔于書法圓滿故是正法逸興乃其權巧初學者可與正未可以權雖然  
若不能權不知書法者也即能權而補綴從事改過成功可耳若恃其後筆  
即非上乘大令且以取嗤豈惟他人

字以知好惡難別他人好惡易別自己好惡難識古人名家好處易識古人名家惡處難識今無名人惡處易識今無名人好處難識如此識得如白黑不差方是識好惡此無難多看法書得之矣

皎皎而好爲好書溷溷而好爲惡書翩翩而好爲佳書莽莽而好爲野書佳好故難野惡何難不知媿何難知媿斯難

後世以筆鋒掩書已自俗謬至于近代又將以墨汁掩筆大可怪也古人未始無之此偶然落筆濃淡失所謂不傷于書可耳若遮此醜態法果如是乎譬之殘印章爛畫片折足鼎闕池硯妙處不在破而在全去其妙處獨取殘闕識者噴飯

世人多謂余拙于真楷故作篆書名言哉真堪藥石乎惜未悉余病也余故

貪夫常謂遇事不見根柢寧不學書法言作字蠹通篆法因此一語每爲致思篆無蠹通義蠹通即有俗惡二魔投手腕中竅得我便矣此無他後世知見善機不熟俗習易染耳有心書道必從頂門箸力字之必篆猶學詩者必熟讀三百篇作文者必貫通九經正史不然皆野狐也余之作篆者書之始也不作徒隸者未究其終也世之譏我者但知用字之終不願聞橫直點拂從何處來從何下落故余之不作真楷功未到耳世之譏我似矣但鹵莽橫加故曰藥石哉末中余病請以此良劑自灌肺腑毋令俗魔中汝膏肓

余無世資習以成性以至作字豈惟不能隨波逐流即唐宋而下卻不喜效顰是以每受世嗤有見作飛白者曰象道士畫符有見作古文者曰如武夫戈戟有見作小篆者乃始解頤曰寫得太平嗟嗟何俗眼之局于一邊更不

放開只尺哉心目都在胸中牝牡驪黃何關千里逸足且道士畫符何者非篆體立戈持刀何者非心畫余作書時因文定法故不泥者有之顏魯公家廟碑方朔贊諸法書帖楷義各別徒隸尙爾豈惟篆籀而無其說乎悲盲兒摹像作法書全帖見謂字從胸中取由內照能解于此始可以得二王署名千變萬化之妙不然妄謂二子好怪者此真無耳目人也請借蒙古人皇縫虞學士馬尾合其兩眼他時有目者出出與共賞

子建云文之好醜我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至于今之世豈惟好處人不知其得卽醜處亦不知其失也成敗橫于衷毀譽楛于外評者不得其實聽者莫之的從未曾實用一翻功夫總之夢中說夢人之用功而不知者有矣未有無功而知者也知而不能言者有矣未有能言而不知者也

後世書家惡態百出有工爲波折以誣人者有倚此模糊以渾人者有故爲絲曲以媚人者有率其麤礦以欺人者有任其放縱以凌人者皆不知書者也果能此道所謂名教中自有樂地可善取之勿遺開眼後慚愧

好古不知今每每入于惡道趨時不知古侵侵陷于時俗窳惡毋俗窳俗無時惡俗有覺了之日時俗則方將軒軒自好何能出離火坑

不見古人書不能洒俗不見今人書不能祛妄

問如何作書曰畫得出對得出擊得點得轉得便是書法真能有得自一至十即是法帖或永或圖一字可蔽

評書不特毀人書難即譽人書亦難嘗作書遇敗筆世人漫然喝彩者無論矣至真認以爲好譽之益令書者媿怍

有一友人初作賣書肆索余寫柔翰林二字扁額期得佳書余以其果屬意也構思日夕始下筆覽之自覺飛動四顧躊躇可以滿志兒子請留正本與之鈎本足矣余取初心斂以畀之及後相見略不色喜稍間曰象道士畫符余亦不快快自若也但戒他時俗地勿作佳書耳

友人請余作堂聯聯中有暝字惡其近冥也以爲不祥戒曰幸用俗眠余如其請不惜蹈俗併十字並作通時小篆一日有一大名士過之見其方整誤認非余作者頗稱獎及知余書因自飾曰寫得太平悲哉世乎就俗用俗何必余書帚可焚矣

字熟必變熟而不變者庸俗生厭矣字變必熟變不由熟者妖妄取笑矣故熟而不變雖熟猶生何也非描工即寫照耳離此疏矣變不由熟雖變亦庸

何也所變者非狂醒即昏夢耳醒來恥矣

字避筆俗俗有多種有麤俗有惡俗有村俗有嫵媚俗有趨時俗麤俗可惡俗不可村俗尤不可嫵媚則全無士夫氣趨時則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世人顧多尙之目爲通方者有矣此以惡紫特甚須痛懲之

近代善刻如遙望美人未見不好及觀真蹟如覲面相對大半可憎矣古人墨本則骨骼筋肉一時呈露至于古蹟語言舉止趨步皆可師資至若鐘王張索名世賢哲則風神顧盼千里一息非足蹟可到但得遐想未可追踪仰止若何不多閱真蹟不辨名家敗筆不多參搨本不顯鐫工無稽遵敗筆效僞鐫都成一笑

學者稍知字畫即彈射好醜及至法書在側大半若罔聞之書法在笥全然

不知何物甚至臨摹步武亦但悅在近代時尚俗體而已何怪乎葉公好龍哉余是以斷彼沈夢中人也書家而不酷嗜古帖者皆是也即好矣而又但能視若翫器以至翻其題跋摸其剝蝕攷諸證佐以驗真僞而低昂其貨值者一皆茫昧于此道之徒勿論可也

評論鑄工古以不失體爲高手今以不失筆爲高手不知者左今右古大謬不然也筆可自取體須導師試揣近代江左諸人何人不能巧弄筆意如花似柳描成一段春色至于結果收拾無所措置矣是以古人之結構體裁攬其妙境真有不知手舞足蹈之快若夫鋒裊鮮妍不過漫然稱賞而已豈可同年而語哉

閱墨刻如十六觀經之象觀真蹟如佛觀若親炙名家濡豪運帚則是開眼



合眼大聖現前如羹如牆芳軌不遠儻逢偽蹟等視天魔必不爲所燒亂其有正法眼在

古帖模糊者翻覺校好何也鐫工那得無漏醜不呈也善學者得其好處我自不糊塗不善學者認模糊作一段妙境謬矣更有以模糊糊人耳目者此非士君子所爲小人伎倆耳詐矣不知者謂字旣模糊掩則通掩露則通露何獨醜態不呈大抵翫帖人必稍具鑒識古帖骨格不失而我胷中自有佳賞快心處以意逆名家法度是以但見其好何疑乎所以蒙董人只取明爽稍涉模糊略不流日常戲爲之語曰取帖愈明其人愈昏

閱名家書須識其來歷古帖無論矣如吾吳文氏父子待詔出于太宗而目爲右軍者是截其血脈也掌故出于藏眞而目爲襄陽者是斷其源流也評

者過猶不及皆非是

鑒賞法書之樂聲色美好一不足以當之翫好雖佳無益于我惟法書時時作我師範不可斯須去身常謂博古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常博一古善書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嘗寫一字名家亦有但貴墨蹟而不貴搨本者此正不知真好者也墨蹟故佳不可得而善帖爲稀世之寶矣善搨又不可得而常搨亦爲不可闕之物矣即使其家多藏墨蹟或一帖不具則刻本終不可少也如是鑒賞方是好古方是知書方是識去取方是識好惡不然皆浮慕也

米黃諸君鑒別真僞鑿鑿不爽所賞諸帖卽不墨蹟亦必善搨所以如別白黑今則不然後出諸碑大半傳摸失真無論好處弄壞卽惡處又多爲好事

人修飾遮掩以眩世目真僞幾乎不可辨矣故寒山法書集特設後出續帖自爲一類竊比釋典中單譯經不與入重譯藏恐未免亥豕疑以傳疑善鑒者取書忘筆取筆忘刀取刀忘絹素楮墨即取絹素楮墨者亦須忘裝潢色澤而後可不然眇不爲所亂惑

做書知其好處固要知其不好處尤要敗筆人人不免名家卽不過差少過失耳善學者取其長不善學者兼其短何也無真鑒也至于不經事少年惟敗筆是效何也敗是我家故物不自覺其易入釋家所謂熟境易于漸染苟能開眼痛懲何難但恐大夢中翻怪人推覺此最難治

法書七

漢人書不期合而合晉人六朝能以不合而合唐人造立許多法度宋以下

尙能造詣于法元則標緻用事抑末也世人趨之可憐哉

求帖先尋古文篆隸始可以窺章鍾闕奧得章鍾而後可以別二王優劣優劣渾渾勿與說書

晉人法度不露圭角無處揣摩直以韻勝唐人法度歷歷可數顏有顏法歐有歐法虞有虞法虞實近古而返拘歐似習俗而入妙顏則全用後世法矣其他隨人指縱不足道也

晉人以無意得之唐人以有意得之宋元諸人有意不能得今之書家無意求亦不知所得者何物

不學唐字無法不學晉字無韻不惟無韻且斷古人血脉不惟無法且昧宗支家數謂晉無法唐無韻不可也晉法藏于韻唐韻拘于法能具隻眼直學

晉可也不具隻眼而薄唐趨晉十九謬妄

時書之于法書分明別是一重世界時帖之于古帖分明別是一重世界揚本之于真蹟分明別是一重世界泛嘗名家書于第一流書分明別是一重世界不甯惟是卽一人之作平時書于得意時書分明別是一重世界學者翫法書必如是重重互案等而上之等而下之無不燭照數計始可以爲鑒賞之真如是賞鑒其書必進蹟不從心者亦或有之至于雅俗當前水鏡之辨如薰蕕蒼素必不爲所撼搖矣

善帖遭庸工良工逢僞蹟雖皆惡道然亦不皆空過也家藏木本十七帖麤惡異常然而晉人筆意十存八九者此善帖遭庸工本也他石本字故可觀晉風掃地矣此良工逢僞蹟本也具眼者自能甄別定其取舍盡成良藥若

無目握此各中其毒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可以此言進

有識之士直教鈎帖人倒本從事寧使失粘骨力形似故在也即不得前人書妙境亦不雜後工醜態苟能不失形似伎倆足矣其神情庶幾自取若後世醜態一入腕中即百翻洒拂未必淨盡何也用後世耳目箸後世皮相氣味易于相投一染難革勢所必至常謂熟境能熟生境能生非祖師不能道晉人行艸不多引鋒前引則後必斷前斷則後可引一字數斷者有之後世狂艸渾身纏以絲索或聯篇數字不絕者謂之精練可耳不成雅道也溇化帖第六卷首帖蹈此失無論善惡其僞可知至若懸鍼用之絕少後世妄書一篇數見者不特非法望之可憎○我朝已還吾吳以書畫甲天下至于今日家至戶到夫人而能握三寸管以自好車載斗量不可勝算惜乎一皆因

人成事不似前朝諸公自立門戶不媿古人者流也常恐易世而往掃地盡矣畫非吾事書法一道可不補前賢未發之蘊以冀同調友生相與上下其論爲不刊之典乎自己作字每見其情閱他人書寧無水鑑士衡所謂蓋所能言者具于此云

顏真卿骨力有餘逸韻不足方朔象贊取資右軍晉風稍有存者當爲平原正書中第一帖褚遂良志在妍媚古雅罔聞唐三藏敍比量集王帖如伎女之並宮娃兼葭之倚玉樹非其倫矣略無唐家氣骨敢望晉乎別論可也顏傷于方褚傷于圓雖然顏氏上達褚氏下達柳公權亦褚輩人也

智永千文學右軍其妙在圓而晉人實無此圓真卿畫贊學右軍其妙在方而晉人實無此方孟頫一生學右軍妙在爛熟而晉人實無此爛熟過庭一

生學右軍妙在疏曠而晉人實無此疏曠其他或得其端媚者而非晉人之端媚或得其狂逸者而非晉人之狂逸豈必後人失策已邪卽大令適邁已自大去乃公懷仁拘束亦且翻累本體况其他乎

余論書極致少所許可如篆斷自籀斯真行斷自羲獻分隸斷自鍾梁狂草則古今無有無疵者人以爲過舉曰卽子書佳未必如說子書未佳空言何補則將應之曰二典三謨夫人能說堯禹湯武未見其人如以不堯禹遂廢謨訓有是理乎言之無當謨訓亦疑如其有當寧問誰口

鍾王並稱鍾以格勝王以調勝晉唐媲美晉以韻勝唐以力勝格力名近品位殊絕矣晉韻獨冠古今自足千古骨似稍遜力足以扶之後之學書者不得振救方徒事嫵媚態流而不返法書何有哉



好整飾家書故是雅調而意興每爲之塞永趙歐顏是也好狂逸家書故是妙用而氣質或隨之壞張素米黃是也

篆隸必秦漢秦漢而下不取真艸必晉唐晉唐而下不取人孰不曰己所不能何以取信余則以爲此必惡聞讜言之徒距人千里之外者言果未是直置不必相詰言而果是何嫌出之能不能之口橋門說書未是周孔而聽者三千法座談經何嘗活佛頂禮萬衆立言立功本是三途何妨兼稱千秋不朽

覽晉唐而上法書惟恐其盡何也取裁多也覽唐宋而下舊蹟欠伸隨之矣何也興易盡也雖然未閱書法之徒未可與此言進

具隻眼者方能辨墨本法書古刻貴在能改削敗筆今刻貴在不許改敗筆

古刻即非名家親自斟酌必其工人實解此道然後下手是以去敗筆是貴  
今刻無論工人下劣即當代書家亦謬自謂但取筆意飛揚而已自己本無  
眞知實見是以一經改動卽不益其醜態便翻作刻工之書漫然泛觀兼有  
浮議可以一粲

仿書得佳帖故善不必佳帖亦善但後人翻刻失真者不具隻眼未免有所  
累耳佳帖無論矣不佳本亦善何居凡古碗剝蝕及摹榻不精者其鋒鏗渾  
渾不清學者以意求之苟得形似自覺妙境及後獲遇眞蹟或古善榻本比  
量前此所學合則恍然自喜乖則惘然自失乖合之間皆大師也若無此誤  
未必能生稀有之想

短長結構故有定法若巨細斷粘必取名家眞蹟始可爲法若臨本墨本雖

形似具在顧盼起伏大不然矣未可據以爲師法也先讀書法具有成見則眞僞臨揚皆我師資

凡唐已上墨蹟十九僞書雖不可不仿尤不可過仿不仿則無本過仿則不特效顰敗筆並僞人漫興俗筆都入肺腑大害事也詰者謂十九黜僞不以過乎余曰試案聖教諸帖摹集而成校之通行晉帖已別是一類何乃當代好事家收藏重價之帖略不見有可喜可愕人所不能及處至于重摹入石者遂與世俗通行惡帖無辨亦有出自名家手勒者雖其字畫迥媚而又略無晉唐氣味矣安望鍾王流風遺韻乎是以余謂好事家寶藏墨蹟以至萬歲通天所進唐摹晉帖之類即不必親炙舊蹟已能悉辨其僞矣詰者又曰借使古今彼此文字不類烏知子見爲眞彼見爲妄乎余曰世間法書何啻

千百以多證少就常黜變萬不失一

凡剝蝕碑刻搨不如石何也紙面不全碑底具在也是以名家遭逢古碑作  
希有想坐臥其下目不暫捨實有不忍捨處三晝夜留宿碑旁吾以爲尙速  
石本木本具有得失凡刻石鈎墨一失填硃二失上石三失椎鑿四失至于  
木則四失皆無獨易于圓頽使鋒芒早失不成佳賞耳識者殆不妨領會其  
妙也至若版伸縮石不動版工麤碑工細版工愚碑工慧版工輕易碑工慎  
重皆石勝木是又天淵然而善知書者即不過牝牡驪黃何傷神駿苟能版  
得良工搨得初本便須遠出石上閣帖亦木千緡不售夫復何疑

校讐法帖大能速化即使僮父若詳校一二名帖未有不爽然生欣厭者其  
筆墨肥瘠引帶斷粘顧盼乖合起止來去各有得失若其結構權正筆鋒正

側雖別詳之而校讎時尤一佐證

常閱時俗惡帖出于近代名家名手紙墨揚裝皆精絕無不嘖嘖稱賞余唾恨揮去人言或是原帖非真有之其摹刻妙絕非大高手不能余曰止見其惡耳作此帖者非伎低即眼低非眼低即品低耳不然寧肯善伎就此惡帖誤主誤人先已自誤何所取之

客以余憎聖教諸帖爲過曰豈以結集者多補綴雜廁乎亦太難爲矣曰非也即字字義之非義之矣曰何故曰取君百篇割集一首猶然屬之尊作肯認取乎客曰通篇則非句字還是曰句字說詩何異筆畫取字以筆取字此最下乘君談下乘吾不敢非子矣客爽然自失

常憎篇韻淺漏墨污版闕別列字樣大爲可笑無論矣名家摹帖亦多有之

如得之爲得問之爲問中之爲中賢之爲賢曰之爲曰事之爲事足之爲足之類漸艸漸省遂至不知來歷反以全體爲怪耳此謬甚也或見古帖全文反刪改就俗此其可笑比之篇韻全比丘何如是故行艸帖中每有欠筆或未必是所釋之字闕疑可也若據以爲實是效顰耳

後世名家即不可師法然亦各有所長無以一眚掩衆美人自取裁可也蘇氏不文取其任率米氏不雅取其任放黃氏不精取其任野蔡氏不古取其任時米最蔡殿鋒勢正側自能呈露其短長非我雌黃上下其手口

近代吳中四家並學二王行艸仲溫得其蒼希哲得其古徵仲得其端履吉得其韻一于蒼則蕪一于古則野一于端則時一于韻則蕩四者皆過也能漸其髓四病皆可勿藥而治偏則無有不爲膏肓之患者何謂髓處其中以

潤澤四肢如心爲王百骸聽令內有所主故變化不窮非若後世集于一家而不能化或效顰雜態以相惑識者見之幾乎欲嘔

書道與時高下古今未暇爲之品列亦陳言具在無埃添足國朝獨鍾于吾吳又同起于武世二廟如祝文王陳四君子者後先不過一甲子中盡一時之盛前乎此者猶之舜禹周孔未生之初未始無聖善要不能擔當一代師表無蹟可求耳京兆大成待詔瀆適履吉之韻逸復甫之清蒼皆第一流書何後世求全漫譏祝野文詩王拘陳縱將概千古責備一人非公論也謂祝得魏肉文得晉腴王得晉脉陳得唐宋而下筋骨惜乎不及頭目髓腦如是判斷便不能爲之曲蔽矣若前朝二沈後代兩文以及徐李吳黃各擅偏長雁門亞祝姬水亞王其他非所比倫矣

了義八

常夢與人論字法忽見持字彼人不解余于夢境爲之解曰乃古人作文字之本體釋爲持字凡文字以一筆持之譬之文詞猶一篇中之正義一聯中之眼目也其變者若衆橫中一直稿艸中懸鍼之類又若衆長獨短雜側加點又其變之奇者未可以繩纏拘也但安此一畫意在筆前宜長者壻乎其長宜短者壻乎其短但不可欲短不短欲長不長嚴氏彈詩所謂拖泥帶水便不是詩論字亦然

正法以一筆儋之有二筆儋之者變也如辛辛二字辛字以下畫儋其上二筆必縮以讓其下若上畫先長則首尾不稱矣辛字以上次畫儋其下二畫必縮以讓其上若下畫亦長兩大不勝矣宇宙二字字以五儋宙以三儋可



以類推書法詳言永字八法似未得其要領也凡字不出五法上有上法下有下法左有左法右有右法中有中法是也一言蔽之者都會是也作十字都會在四五是也至其流變不可勝紀漢有漢法晉有晉法唐有唐法一代之中官家有入院體學士有金石文作者自得之至若一點一畫殊形變貌或上銳下圓如瓜子或起止流轉作凝雲或作橫畫或作直豎有擲筆得者有鈎鋒取者有刺而得者有打而得者有拂者有引者凡此之類無所不至隨宜措置借勢成形自有完局必如書法所言則點點依其使轉而後謂之書乎如此則不特百家同軌萬手齊勻已也設一人之書字字如此畫畫如此點點如此總令大佳見之可厭尙可稱文人之書乎書奴計功可耳米芾言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臣刷字五人亦微近一偏

欲去此病各求對治之藥對治之藥不必僊山靈艸卽就毒藥中求自有活人妙用牛溲馬溲神醫所不棄

勢從內出者已得也從外作者未得也已得則無論大小短長平直倚側無往不佳鍾王諸人是也未得則臨卷結構思前算後其書稍不方正大半體解矣智永孟頫諸人是也

化工之妙無論取大作小取小作大亦無論取歐作虞取虞作歐卽漢魏可以作晉唐晉唐可以作漢魏推此微言取篆隸作眞艸取眞艸作篆隸以至取文字作繪畫取繪畫作山林川澤何常異軌

古人學問無窮故作字無有定體右軍署名無一同者非有意改作也因其學進不覺其自變耳常與繪畫之士談畫但須寫景莫須寫畫寫畫有盡寫

景無窮景無窮學尤無窮也書道與畫正通

凡字先作稿即不得佳書興盡故也鄙言惡楮即不得佳書興不到故也乃有不韻之客謂難其事大不然哉未始不勉磨人徒增世間一可憎事何所取之戒勿更作

書不擇筆乃名家入神妙用如釋氏學不曾嚼著一粒米不會挂著一絲縷苟非此道透徹不能解此大話常狀好酒之徒見酒輒飲不問濃淡甘酸醉而後已乃是真好若東擇佳釀即非真酒人也又如好色之徒嫖母無鹽欣然相悅昔曾聽此輩人言凡具形體即具好惡相與悅時只想其好處自足動情又如真好閑適人一邱一壑盤桓自不能捨若待婚嫁畢而後游五岳名山此向子塵心未斷未可與言真閑適也巢父不必代庖此中真實開眼



即後見得真手真文字好惡如別蒼素何暇擇筆然後定其妍媸乎皮相之人別論可也

書家有專攻古人一帖者此骨董匡非書也有專熟自己一家者此傭工調非書也何也妙不在彼帖亦不在此腕驪黃而外方是妙境

未入殼繹者作時筆筆用意書成字字無情已入殼繹者作時字字無心書成筆筆有法

謂骨勝肉則可去肉偏勝字則不成譬偏于肉而強之骨亦佳偏于骨而強之肉亦佳乃是大方若但能此而不彼總入法具終非法器

論書而言好某家即非真賞鑒學書而言學某家即非真學力以至好篆隸好真艸或獨善大署書或獨善小楷字皆非真好惡者也果能真知焯見則

目中自有佳處任其短長肥瘠雅俗古今無所不可應趨者取于造次間應避者懲于得意處如此了義方是知書

識得敗筆一生不誤敗處爲功一生不窘法如禪機筆如辨才處處生涯頭頭活潑方是流轉不窮

字法了義非言可竟若詳說之會須剛柔相經權正相兼平險相措筋肉相箸古今相參圓闕相讓纖澀相宣理事相符意興相發必如是而後字法能事盡一于剛則不和過此乖矣一于柔則不振過此靡矣一于權則不典過此野矣一于正則不韻過此腐矣一于平易則不奇過此鄙矣一于險怪則不律過此賊矣一于筋骨則不情過此疏矣一于皮肉則不力過此俗矣一于古則不妍過此死矣一于今則不雅過此市矣一于圓則不逸過此拙矣

一于闕則不莊過此殘矣一于纖則不文過此弱矣一于澀則不媚過此枯

矣一于理

字義

則不通過此束矣一于事

字體

則不合過此坼矣一于意

結構

用筆則

不立過此滯矣一于興

格調

則不踴過此狂矣

寒山帚談卷之下終

寒山金石林甲乙表 後論移甲于辛  
以便法書之次

甲集 一 字義部一

篆籀部二  
古文 玉筋  
大篆 艸篆  
小篆 繆篆

乙之 二 款識部三

符印部四  
古隸識 漢字法  
先秦文 虎符文

丙集 三 分隸部五

八分 徒隸

丁之 一 小楷部六

二王小楷七

二 真書部八

戊之 一 大書部九

二 署書部附

己之 一 章艸部十

一 二王章艸十一

二

行楷部十二

二王行楷十三 蘭亭部十四

三

行艸部十五

二王行艸十六

狂艸部十七

庚集

辛之

一

二王全帖部六

二

集王部十九

冒王部二十

壬之

一

書法部二十一

二

評鑑部二十二

癸之

一

千文部二十三

二

類聚部二十四



寒山帚談附錄

吳郡經生趙宦光凡夫氏述

虞邑門人陳楚才良甫氏學

金石林緒論

卽前表志  
字義竄後

篆籀部

字須遵古古文故煩惟篆可法上以遡古下以通時篆明而諸體具故先字義以冠諸帖

壇山刻石相傳武成穆三王及太史籀書即皆未有的據然文字之妙古今二秦文之祖不須置辨惜止于四字耳

石鼓詩十章三代而下整齊文字獨此獵碣無論筆畫之妙即風雅誦數十章刪後稀世之寶也其詞結屈其石剝殘不能成讀者十八九余得是帖再

求再揚者數四撫翫臨摹轉得妙境時時括目千古常新會諸釋斷已見爲之章句爲之補亡爲之翻刻全闕二本即後勝我者出而此石剝落恐又不逮今日之文矣日見傷殘不得不急知我罪我亦復何辭

詛楚文三代文字莫善于秦三篇全文即莫可得得其合作一篇足爲法式放數爲之以補其闕字卽不類揣摩鼎彝而爲之

泰山碑補秦文故佳矣始皇壹宇宙而往尤稱楚楚諸碑惜不並傳此碑所傳字二十餘文竊比繹山會稽其次則依摹傳四面減小樣制之式補其闕損不能無忝奈何四面傳摹一百四十四字尙須全揚

繹山碑秦碑全具者惟繹山會稽而繹碑翻刻頗非一本昔人評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今以第一

者爲主而以諸本攷校得失分豪短長不枉其功過翻作千古師資

會稽山碑世傳繹山爲徐鉉摹本今案會稽字畫與之絕類豈亦徐摹邪其爲新蹟無疑特以泰山小不同故有此物議耳按鉉奉敕校說文又爲竄改五音韻譜二書無論字畫乖異秦文闕略即繹字且從俗作嶧矣豈鉉矛盾至此乎琅邪臺刻石文補此刻全無所存流傳惟文章在余爲補寫一過聊以畫虎寧避續貂

之罘山刻石文補按汝州帖聊存數字死馬骨耳補如泰山瑯邪

之罘東觀銘補全篇皆無亦補同上

碣石刻石文補補同東觀

天祿辟邪四字此柳葉篆體之祖未覩真碑所傳者汝刻恐未必如此疏野

也然亦自有古色在聊傳其影響而已

錢志錢文其文不一雅俗雜收十九不成觀者去之采其合法善者以攷時代作用之異平準有書作法可攷文即不多實典可據足爲文字之史似亦不可闕者

剛卯讖詞義在漢書詞有二篇其一頗不成讀一篇奇古三十二格三十四文世失其讀余爲攷正字本絕細難明摹作大書釋其文句一諷而義自明碧落碑割列餽釘雜然而出以啓夢英十八體之惡道但此碑所采政自有佳書惜摹失十之八九偏長足采不可無一苟爲無學便中其毒所得不償所失矣

李陽冰諸碑不下數十種其筆過柔其格最下頗無所取但顧盼爛熟亦足

自好耳縉雲縣城隍廟碑却有骨力謙卦怪惡甚于他碑而多奇邁過中求功是或一道同時李潮宋僧夢英國朝程南雲全蹈其轍

王箸法帖跋箸雖淺陋于閣帖每卷之尾篆十餘字亦不甚惡今本帖分割以類相從不泯其所作留附篆帖之末不欲遺棄成書耳無可取也

### 欵識部

三代漢唐欵識夏商如符印周秦而下始成書冊文多不及詳論漢別出一調在摹印則可取法比之古文一段俗氣自鼎彝真文而外有攷古博古二圖薛尚功集摹廿卷如出一手是其蔽也嘯堂錄版不如石近復翻刻二本不成觀矣書法印法兩有師資此博協之大海也故後篆先印

凡欵識之式一字以至五六字者皆刻符體當備印法之祖款故白文而作

印須紅與摹印篆不類摹印則宜白不宜紅其成篇之文文字兼長者若齊侯罇鐘秦銘勳鐘之類皆可爲籀鼓斯碑師法權輿所當別列爲帖者也

符印部

世不用篆而用印自至尊而下及掌故亭長非印不遵即親簡摛文亦非印不信則篆之重于徒隸可知篆不能廢于今日有據寧堪付之俗工逞驚乎印法莫傳非一日矣趙氏吾氏諸好事家稍有記述寥寥無幾得睹舊印文者吾吳惟文國博許文學王舍人諸人而外無從遙度自顧氏印藪刊布大集然後人人得睹漢人面目然皮相而已真境蔑如也章法刀法世或稍窺至于字法全然不省拘者束于說文狂者逞其野俗過猶不及都成誕妄昔常與黃表聖論印翻摹舊章孰與全考摹印表聖往矣撫卷慨然今取往代

璽書而下先秦炎漢六朝而止入此律者方爲字法其不堪入印諸家之篆  
所謂道其所道非印之所爲道也析若蒼素明如日星欲盡此道別有刻符  
經傳表疏自爲一集詳之長箋一百七十五卷矣獨取字法入于金石林附  
以時代欣厭其他悉略不采

秦璽書凡印出于璽書璽書之流傳者獨此二面各九文耳雖未必無譌亦  
非後人可及並世所摹盤螭鈕文同取作法爲刻符之祖

虎符文此刻符書之小變作漢篆之法式字亦不多以存一代制度姑附于  
此

分隸部

分隸非古也又不堪通時名號不典而文士每每間作此何以故古法不傳

取其易與若謂可鄙矣然不可闕者不特漢人摹印必資波折流變古今藉此通貫故後篆先眞

蔡邕夏丞碑八分正法尙存篆體筆勢背分此分書之始九凝山郭有道諸碑皆是也校官碑失氏名矣亦託之邕程邈故始于秦然未甚行世至鍾繇而藝益尊爲分隸之最若卒史受禪皆名世之作至梁鵠孔羨等碑與鍾雁行其後繼作不絕漢世勒石十九皆隸若韓勅孔宙尹宙鄭固張遷鄗閣曹全以及隸釋所列數十百通即不悉觀全碑而大半具于漢隸分韻惜其板刻苟簡影響而已唐隸雖云去古典則不爽若泰山誦孝經傳並出御札若夷齊恒山等碑韓擇木蔡有鄰史惟則孫師範張廷珪皆其表表裴平孔廟新門記亦可觀宋僧雲勝聖教序不失唐法勝國無甚名家至國朝則僧宗



泐滕氏兄弟學唐文氏父子學漢並是傑作不暇殫論聊舉所見於此

小楷部

小楷世用極博鍾繇二王居然立極鍾逼古王圓融自古及今皆兩家耳孫唐四大家雖別立門戶何常出其範圍具眼者直鑒其脂髓宋元或縱或拘縱則野拘則俗皆畔於二子者也雖然不有後世名家無能洞悉古人妙境去其太無當者徒隸便于用惟小楷故大書後之體似逆用則順

鍾元常楷書惟宣示昨疏墓田三帖而賞鑒家多謂並出逸少臨本墓田爽朗無論矣宣示當必有據而云

季直表後出雖臨摹失真然古逸並至必非後人可及戎路表字法疑出二帖之間似亦非僞作但失真更甚于前惟力命表全放季直爲之略無奇處

其爲效顰可知總之季直傷肉宣示傷骨戎路則皮相而已

王逸少行草不甚相遠而真楷諸帖迥出異手故知字小者鈎臨易失重摹數四遂成胡越猶有恃者臨摹諸人必稍知書法然後下手典則猶有存者是以面目雖殊脾肺肝膽總能成就學者未必無補學力足以持之皆師資也但其敗處非無學所能辨

黃庭經束修儒行君子也樂毅論如策略謀臣力士哉方朔贊在二者之間各得其妙仙乎飛舉矣曹娥碑猶之縝靜處子女中丈夫乎至若內景等僞蹟一不暇論

子敬洛神暢絕千古惜其不能消磨紈袴習氣是亦王家子弟故態直得忍其跌蕩恣睢矣惜所存惟十有三行耳近世溢出多本可以一粲

虞世南破衮敍纖筆無虧顏真卿麻姑壇蠅書有勢褚遂良尊勝陰符靈寶等經並趨步黃庭消災護命亦其亞也而不題名般若心妄題歐氏何處似之即未必盡褚總之唐人名帖耳

王廙僧虔蕭子雲宋儋皆出于鍾儋猶步武

衛夫人及隨唐諸內札十九儗王而太宗其醉心者也

真書都

淳化諸帖所見者無論智永臨王告墓而下直過唐人虞世南用筆第一正鋒善圓結構善逸書不正鋒一筆非是即有他善枉費功夫嘗謂寫得一畫方知用筆寫得二畫方知結構書法能事盡于此矣

孔廟碑爲世所重其他不甚流傳即淳化閣所摹無幾停云館小楷破邪序

稍大者皆行艸至若汝南公主未可遽信別論可也蜀本石孝經左氏傳字法全虞與他經異

歐陽詢結構第一似過其師方整嚴肅實難步武學者須透其一箸始可得力否則不墮刻板即霑塵腐矣求其方中之圓死中之活頂虞蹈通皮肉髓腦皆呈露矣虞恭公九成宮皇甫君化度寺四帖行世姚恭公碑未得若停雲館小楷中般若心字固甚佳非公筆也獨有銜欵一行耳蜀本石易書二經及儀禮全學歐書與他經異

歐陽通學父未融可補乃公之闕似亦不可少者道因碑泛觀欲廢詳玩則結構森然可謂不墮嚴訓者也其稜角峭厲智者見之益其智愚者見之增其愚須具隻眼而後辨此

宋盧經慎刑箴僧正蒙書夢英贈詩皆學歐者

顏真卿嚴整第一稍有一分俗氣唐人獨推此公亦以品第增重耳東方朔像贊取資右軍故獨脫凡骨碑陰即本色矣家廟碑名過于實多寶塔已資多口疑是刻工之過公書頗多不能詳及

徐浩廣智和尚碑似顏而稍時矣

褚遂良書固大佳不堪自立門戶欲會衆長作入院格及寫聖教序專事筋骨頗異唐法豈惟不似平時之作而已竟不可解聊存一體

柳公權專事波折大去唐法過于流轉後世能事此其濫觴也立祕塔銘亦无所取

李北海妙過于前亦柳輩人也南岳碑亦頗有名

裴休圭峯碑僧契元尊勝呪各有可采惜不清耳

大書署書同部

署額不傳以稍大書比量爲之即小楷八法不甚明顯須稍大者始可指示得失故古人大書尤稱最要若顏真卿中興頌蔡襄萬安橋之正書唐玄宗太山頌之分隸以至宋蘇軾之二記大觀之五禮元趙孟頫之赤壁悉勿輕過舊蹟所存者有蕭氏之阿育塔李陽冰之黃帝祠宇生公講臺虞廷臣之寒泉無量壽佛米芾之第一山趙孟頫之雲居國朝人寫吾吳諸額如徐有貞文正義澤故自奇逸中街路清嘉坊生幼堂皆公書也祝允明之夏氏藥室文徵明自書翰林郡衙之承流宣化皆入院體之選字大不能摹入法帖論書爲學之士遇之須坐臥其下過三日而後去

章艸法部

章艸爲行艸之祖不可不學辰宿列張帖乃集古成篇不必擬爲何氏昔人云周興嗣采羲之千字集成即不皆羲斷非後人可到

索靜出師誦及蕭子雲皇象張芝鍾繇二王無不間作急就章翻摹雖失居然周行也嗣響則近代宋克通時祝允明通古其學鍾體尤融通入妙

行楷部

漢晉行書不真不艸無大無小近真者行楷也蘭亭爲冠淳化停云等帖釐而出之皆是矣李北海雲麾將軍葉有道碑稍舒其體褚遂良哀册虞世南汝南志則稍束其體虞未必真取爲類耳宋王箬法帖標目亦所不遺後代名家不暇及矣

王仲英北岳張仁愿唐憲廟蔡卞曹娥皆行楷也

行艸部

說具前條近艸者行艸也亦用諸帖釐出唐太宗御題碑石頗多晉祠銘棲霞記皆是後代繼作極煩悉不詳及

蘭亭古今辨悉如水鑑之照人物何常不真猶未勉相左耳桑世昌之蘭亭攷亦云詳矣陶九成輟耕錄尤自爛然我輩所見即不過近刻彼善于此不必置啄善本旣莫可得須集數十種對按鑑賞妍媸自是不能掩擇善而從事在能者

狂艸部

漢張芝杜度不可多得唐張旭懷素始有流傳楊凝式爲奇逸之品僧彥修



學芝旭之狂顏氏坐位姪皆無意得之各有妙境宋黃氏黃庭米氏天馬皆其最者國朝祝文多作無論王寵白雀絕筆尤佳余家藏焦露諸詩可以伯仲近與陳令入楚不可得矣所存者僊山障子歌差足雁行若其生平大小真艸雖極其逸韻皆常調也不暇品第矣狂草格寬不類他本故別自爲集

二王全帖部

行艸爲通俗之用獨舉二王拔其尤也凡淳化諸本及潭絳汝鼎黔江長沙武陵溫陵蔡州彭州利州太清菁華戲魚星鳳寶晉真賞淳熙元祐及聖教興福絳廟以至近代二王十七帖東書堂寶賢賜書甲秀停雲歸來戲鴻鬱岡墨池蘭白諸本所具去其僞辨其錯別其割集倣作之異託名強名之殊

自爲一部集羲之帖惟聖教敍精覈無忝然可摹而不可放放其作用如閨  
閣處子無士夫氣集者磨礪餽釘不得不取其圓整入格耳何得儼而自拘  
豈逸少意乎王氏諸帖具在可按而得也興福絳廟棲霞去之更遠後世效  
颺近代尤繁以待祖龍一炬

冒羲之書猶可憎厭家自爲法何所不可一作假物呈其醜態矣或未必彼  
人作僞太半爲後世強說沐猴而冠以邀資斧觀者效者勿墮其雲霧中但  
取其偏長取裁取法無不可者

字義部

此類居首因入法帖  
移置于後視表殊途

爲學惟文事文惟字明字惟義求義惟說文說文表者表說文生生之次也  
慎祖賈逵始一終亥鉉改鄒慎始東終甲二家略無統領雜然而出此表即

賈鄴之說追其子母而爲之次從其義訓而列之門一覽瞭然不令渾渾字由篆篆有義義惟此書漢唐遵守後代因之故爲第一即有未安成書具在諧聲表者韻學之祖也取其字全而有統領故楷體入帖與說文相爲表裏前表主義形後表主音聲其書作用音訓頗繁此特單文表譜而已義詳本書長箋一百四十八九卷

明字表者推廣賈鄴未盡意義窮搜古今解字形訓也一法可通不嫌重出擇善而取事在後賢但欲詳說相生次等不使他時註漏得失標表相生非篆不顯鄴徐殊途我書未布視前稍詳不免重列前二表者亦古未有然全依本說此雖我自作之亦略不自用黜其無當翻覺明了詳于長箋九十九

卷

徐鍇部敍篆目賈鯨始一終亥之書後人莫知二人作用鍇作繫傳取彼五百四十部聯絡二篇其間不無穿鑿竇漏然亦大半可通或與全書先後不倫處稍爲正之闕略處一爲補之程氏解易作敍卦全蹈其軌足取法耳其書小篆頗佳因摹入帖

夢英偏旁次同賈鯨互亂者一二用徐鍇部敍更定補足字效陽冰而加醜俗周伯奇字原亦即賈鯨五百四十小有更改都不救正一仍其書篆法文字亞鍇邁英後來之俊惜乎古色蕩然世之不古亦可知也

張參五經文字字體累代有更無論矣自玄宗以己意定爲開元天寶文字而孟蜀一遵其制於是五經文字之設懸之象魏不敢移易百代人文定于一人之手文之厄會也雖然此碑一立可斷無學之漫然改作者以力學

運而爲取捨未必無補云

京兆府學移經碑字法字義皆無足采欲攷秦蜀石經始末以破後人妄語似不可無故附入帖

唐玄度九經字樣義同張參而廣之

顏元孫干祿字書亦張唐流也可供棘圍文字法式十謬三四小學之最淺者但出真卿似不應闕若其正通俗三法創法之便亦自可取

廣干祿字書能廣而不能正備員而已

書法部

作字無書法如狂奔失路無有不顛躓者况出名蹟執柯伐柯取則尤切孫過庭自書書譜趙孟頫書姜堯章續書譜宋克書鍾生小傳以及墨池編書

苑精華數家所載采其最要者名家補作續爲完璧

評敍部

不有評敍得失莫彰古今繁言故多此但取名家書自爲一類如筆陣圖不必假王爲嫌亦爛然可取梁武帝書評僧智果書不足者足之二家評有別異者參之亦成完璧詹孟舉書王賓敍字雖云淺近亦所不遺祝允明白書託言無名氏書述大能褒彈近代不無言過其實

千文部

千字文法書下乘有便初學古今各家亦多作之故特自爲集相傳梁后取羲之千字命周興嗣集成即未必然按淳化閣辰宿帖章艸書古帝猶存即非章帝亦漢晉良工也因采急就索蕭二王諸帖補續所闕無采者直闕之

智永真艸二體懷素大小二篇大者楊少師筆耳張旭真艸殘本猶在歐陽詢正書近出譌作陽冰繆篆儼斯無當徽宗大艸實出大素夢英南雲又學于冰米芾趙模之大小孟頫六體可觀俞和四體無取周伯奇玉筋蔣勉廷暉姜立綱篆真並可供中書郎倣倣邵時登學周者也文徵明金蘭小楷極精三體自作篆則國博倣蔣續貂祝允明諸體效趙陸士仁四體效文王寵真艸和仲小篆其他繼作不能悉數七十二體千古惡道在所黜也

類聚部

類聚爲最下乘然便于俗鐘鼎篆韻四種六書統篆彙集若篆訣若艸訣隸韻艸韻及艸書□□之類或同字異體或同體異用初學誘獎庶幾可存故勉錄之折揚黃芩白雪共落異趣者衆矣試以質之世人吾知其去彼取此





寒山帚談附錄二

吳郡經生趙宦光凡夫氏述

虞邑門人陳楚才良甫氏學

拾遺

漢晉遺蹟即名家臨摹已失故步數翻而往面目全乖至于小楷每帖各別矣猶然屬之一人之作作真蹟想是邪非邪若謂古人諸體悉具用意不同亦或有之未盡然也何以見之按淳化十七蘭亭諸帖雖有小變望去自然一家之作何常如小楷諸篇之豪不相類乎如是判斷則今時所傳諸帖將盡廢乎是又不然漢晉人書法法皆具後世名家各得一偏再摹再勒若出兩手皮相雖殊骨骼自在具眼者取資不薄但直認作漢晉對面一步一趨此夢中夢耳會須多閱名帖虛心實鑒若識量不足則資訪前評內外加功

無有不得者矣。目中爰然有漢晉人真面目，其肥瘦古俗，辨若蒼素。然後臨放，豈惟異蹟不殊，即惡刻皆明師也。臨放

作書不必因字大而加筆，不必因字小而減筆。顏魯公東方朔像贊，凡八等字，何常單弱。雖其取法右軍，仿楷作署，然而亦其胸中不爲大地所懾耳。元人蔣冕作小字千文，苟可借者，盡削偏傍。知後人局量不廣，自呈其短，請須自寬。然後游刃學力

古今臨摹，取捨絕然。兩途古人不畏無筆勢，而畏無結構。今人惟筆勢自務，而不知結構爲何物。毋論唐摹晉帖，有結構無筆勢，爲佐證。按淳化、太清二帖，即不過同朝百年間物耳。取捨頓異，何有于今日乎。竟不知筆勢人人可以自取，結構非力學則全不知也。今不逮古，何待言辨。格調

夏已前文字別一世界周秦漢別一世界分隸艸眞別一世界心思智慮器  
用取捨無一物相通使周秦人作雲英蛟鵠坐見其廢唐晉人作大籀小斯  
判亦徒然何後之俗豎握今時紙筆描成物怪神妖

格調

狀分隸恒言蠶頭燕尾又曰斬釘截鐵邕邈當其前繇鵠得其後雖然古人  
作字一字之中少畫得其前多畫得其後主畫得其前從畫得其後偏于前  
則不清偏于後則不合不清乖時不合法乖時可乖法不可俗眼反是夫  
復何言

權輿

不知字學未可與作篆不知篆書未可與作印作篆可全篆不可作印可全  
印不可全篆謂小大長短全印謂紅白陰陽短篇可長篇不可白篇可紅篇  
不可

權輿

今不逮古當緣其情常論印章何常不箸力趨步漢人而十不得一者猶之南人講經時時繫念敲打官話即有妙意因之阻塞非若京都輦轂間人但須一心析理隨口而出如流水行雲任其縱橫可以滿志所以後世刻印卽能刻者不能書能書者不知字義審義者不能博采能采者不知褒正能正者不知變通人心幾何百計彙集頃刻取辨何以得佳然則如何而可請加學力徐徐動手 力學

古今法帖別其功過定吾取捨否則去就褒貶皆不得其當矣古帖善本無論矣即不善本亦大勝時帖何也人人當家字字師範也後世諸刻惡本無論矣即名世善本不堪比並前作何也所采未必當家所刻濫及題跋並其惡俗印章及觀者惡札名姓都廁首尾枉費無益此何謂也雖然時帖佳本

妙在名家手裁鐫工精覈此其所以不可闕耳若文氏之停雲館因待詔國博掌故上林衛暉諸公父子祖孫爲翰墨淵苑海內以名蹟求賞鑒者之所必遵于是出其餘資手自摹勒倩章簡甫吳鼎諸良工耳提面命精一爲之稍不稱意即從刊削不惜數四恰情無忝然後入卷居然爲明興第一流前無作者無論矣後之繼者亦未覩其人也不可寶諸

評鑒

法書首尾題跋鑒賞諸文亦不可少但謂之古玩奇珍則可刻入法帖則不可佳者猶之試官取士及髦俊立朝之日試官何有不佳者猶之問官鞠獄囚犯的決之頃問官何與

材用

古字直今字曲時也習也小兒直老人曲勢也趨也學則直不學則曲正學也學古則直學今則曲俗學也唐已前字未始有曲唐已後字始開曲之門

戶李北海柳公權爲時俗之祖從此而往惟曲是遵矣流毒至于勝國諸人謂曲爲妙境直爲簡率故學者但悅時俗名家謂爲近人置古雅法帖投之于高閣如是顛倒淪于肌膚入于骨髓即使晚歲省悟猝難拔其深根可不

慎歟 格調

詩人論云詩直詞曲可奪詩乎不可也繪曲文直繪能奪文乎不能也故曰弄筆逞妍謂之畫字是也時俗人尙曲毋論矣吾家承旨自謂深于此道惟右軍是遵右軍何常有此忸怩巧弄乎智永雖有一分俗氣俗故書家大忌也比之忸怩尙未減 格調

字有難作者但可作時俗體胸中未有佳字名家未之前作無可師資一時構思不及須數四揣摹思之不得不妨閣筆一時苟就不妨改作改後繼得

不妨再更其間會心處真不可言語形容到此自知白僊翁嘗論畫竹云不  
至意窮不入妙境庖丁滿志蒙莊而後直至今日 了義

凡爲學爲魔所中不須痛懲還須學力足以勝之往往見自負于晉而陷入  
波折飛揚者時俗魔也自負于漢魏而陷入皮相蠹蹟者村俗魔也自負于  
奇古而陷入爪牙張露者野俗魔也故學晉當知晉韻由古雅來學漢魏當  
知漢魏由八分章艸來學奇古當知奇古由字義形意來苟無是學即勿恃  
才恃才之過逾于無學無學不過淺近而已恃才弄出許多醜態如何令人  
不嘔學與無學識足以持之不妨從容中道 了義

作字者落筆失所勿因失而改轍腕中自有得所處可以振救觀字者評此  
敗札須原情而賞鑒眼中自有不敗處可以取裁 評鑒

古帖即不甚知名者必有可取後世知名士亦遠不逮雖云時代下趨亦作  
用有異兩限之耳何謂作用古人重事不善不止故必有自得處自得乃真  
實妙境自足師資今人逞才稍可即驕故無非憚人之作憚人則一團假面  
烏得不憎 評鑒

學時筆筆做古成功字字自作但做古如學究講誦而自作如狂狻無儀了  
義

時人語言言不由衷即甘何益書生文字字非自作雖好何干故詔語臨字  
君子恥之 了義

漢摹印雖云雅俗互用然其法度位制有不易者在別詳之刻符經敍例 箋

一百七  
一五卷 無論矣俗刻章法上下交錯左右撐拏可憎特甚友人戲曰搭夜航



人肩磨背擦稍得一隙兩脚伸來何以異此余亦云昔昆氏有斷弦不續而  
專房越僭者親知戲曰誰教他座子空閑不自覺其尻髀輾上去矣聞者一  
齊噴飯正是俗印章法評鑒

或倩善印者刻一引首示余評鑒頗不佳曰彼非良工歟曰無出其右者曰  
何以不稱曰古無引首無可師資故不稱曰人苦無能耳能則何必效顰而  
後稱善乎余曰譬高才博學嫻于詞賦矣請作公車章句能入彀否引首之  
例漢章非其類乎臨放

客問世人皆好子總不好世人皆不好而子總好何居曰粗工造器細工磨  
括尙筆書似之造磨俱粗髻工色澤尙墨書似之器髻並惡洒拂得所鐫摹  
粗到書似之彼三種書識者見之憎俗人見之賞評鑒

凡字縱則疏拘則怯大小先後各有分量始可與言書莊子大智閑閑小智問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公道遙從人問得之了義

作字須取四餘勿取四極有餘墨則瞻有餘筆則清有餘楮則泰有餘意則安墨極而濁筆極而鄙楮極則窘意極則危了義

熟爛字法不可令初學者效顰猶之杜甫詩韓愈文未始不好若圓熟詩文先落肺腑出詞吐氣不免塵腐因其磨礱圭角以恰好奪俊逸如布帛菽粟雖生人必資市奇者不顧若夫率意成家之帖人人具一出入作者述者取捨自由患不知趨避耳不患他人得失也臨放

用筆須淳不可雜出金石欵識之雜出者法未定時之作也定則規矩制度一豪不可逾矣古文用劖倒籀柳葉用捺大小二篆用圓刻符描印用方刻

符借古摹印借篆分隸徒隸方圓任取分隸有定局徒隸無拘關無拘關中而能辨得有法度處方是傑作否則狂奔肆逸全不成文即有可觀狐狸跳梁耳格調

惡人齋戒可祀上帝嫫姆束脩無辨遠人濁海生紫瀾亂山成青碧各有可觀若指謫其垢十九可廢矣狂生亂塗有似于此評鑒

俗人妄謂雙鈎爲飛白前已詳辨然此法不可闕者但資摹古翻刻之用凡摹刻而單鈎鋒出則肥鋒入則瘦皆失也惟雙鈎從中發刀棄其餘墨不失故步用材

鑑賞須取其全體放效勿取其全體取全即並其敗筆爲我效顰之資大能儻事臨放

作篆須于剛中求和作真須于和中求剛艸則剛柔互出急就用事不得不爾八分剛奪其柔命之曰隸克稱其名權輿

字格之取調猶人體之加飾無飾不文無體不立又如食物之有五味五味故不可闕然不得失其調和豈惟調和難即遲速之叙自有先後若鹽醯齊入不成享矣世俗人捨格取調所謂何暇及此無學逞妍皆此類也格調

字須一筆成就乃佳若以點綴飛轉補其前失即是僞物况可獨藉肥瘠穠纖瞞人耳目乎是以不具胸中完字必毋動筆不淹貫法書書法必無完文無完文非法器力學

妄自好人作書如昏夢中認夢爲醒雖具有苦樂無甚痛痒賞鑑家甄別爲甦醒中覺夢爲夢雖欣厭滿前游戲自在學力

真書之習俗而不可變易篆古之取正而翻可轉移前言備矣惟分隸兼此  
二俗莫之或非何也徒隸分隸二家本變亂成法不可以字義求是則古無  
與爲辨矣又不遵時制不必以通塞廢是則今無與相剝矣無天于上無地  
于下獨不能逃于法眼權輿

書求本原前言詳矣若末流不察亦烏能趨避譬之尙鍾之豐腴流而爲蘇  
趙尙王之俊逸流而爲宋元尙虞之圓正流而爲姜蔣尙歐之剛方流而爲  
宋版尙顏之整密流而爲今版至若拙如魯直放如元章妍如河南恣如北  
海未始無本不可不遏其滔滔耳試觀吾吳書家若履吉之嫵媚效顰者流  
而爲崛強脫落希哲之蒼古效顰者流而爲披命胡塗徵仲之清秀效顰者  
流而爲舉吳纖弱二沈之孰健效顰者流而爲官家時俗一皆有趨無避之

過也力學

放書擇善前言詳矣不善當前須出己善勝之勝故佳不勝亦佳一時以爲已勝而他時以爲未勝尤佳大抵我失難覺人失易彰久則我失更彰于人失也若前未力學便無案自考何以自懲力學

篆書中小篆真書中小楷非強紙不可二體行筆不得急就故耳若弱紙緩書則筆墨不爲我用矣凡字不由緩中求速即使有成終是詭遇是以古人都無弱紙用材

筆翰極致本自相通故畫字轉音爲臚去聲訓作圖畫之畫後世省改作畫並俗畫二字分用殆不必也古今能書遂能畫者若畫譜所載周秦漢魏以及

晉唐鍾王而下諸人是矣然無迹可求至若宋之蘇米又若國朝之祝陳並

以書翰游戲于圖畫若倪沈唐謝以繪事兼善于書題胸中自有得意涵泳而出皆爲我用不爲外境拘使劉安所謂以內樂外者諸公有焉他人但能以外樂內即無以與此了義

國朝吾吳以書畫甲天下惜乎風氣所鍾又陷于善書不鑒一語趨其華不趨其實遂令名世者多傳家者寡苟不必爭名即不必避善鑒不書之謂余作帚談緒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評論金石窮案極斷試令軒頡籀斯當必爲我擊節上古無論切按丞相中郎太尉右軍以及晉唐而下名世大家無不有筆法條論具在其間託名僞作者無論矣其人自書勒石者何限而謂善書不鑒善鑒不書正不然也評鑒





竹人錄序

褚虞歐薛之書荆關董巨之畫假於紙以傳者爲多紙始於搗網繼之以楮繼之以竹今則竹之質爲多竹而紙百練剛化爲繞指柔失其性也不可問矣古人之用不然攷工記築氏爲削高密鄭君注曰今之書刀蓋書契旣肇簡冊斯興筆之削之胥以刀用此即築氏之所爲而產於魯者也後人造紙削與簡均廢迺吾邑人獨能以刀鋟書畫於竹而無藉於紙殆得古人用削用竹不傳之遺意而益加精妙者歟其技剏於明人至今傳者不絕然高手殊不易得其佳品嘗入內府仰荷純皇御題名播海內顧無專書以譜錄之金外翰堅齋承累葉之簪紱儲藏名蹟甚富尊甫樂圃先生余從舅之東坦也長於鑒別而澹於榮膺登賢書則計吏不偕銓儒官則引疾不赴澆花蒔

竹日事著書堅齋幼承庭訓饒有父風循陔采蘭以娛親焚香鬻茗以待客  
入其室琴書秩然几無纖塵人品之高潔方之幽蘭修竹南山橋梓皆蕭然  
有隱君子之風焉今歲長夏堅齋搜羅刻竹之姓名作竹人傳旁及於題咏  
之類郵以示余喜其體裁簡淨持擇矜慎不遺不濫用以備吾一邑之絕藝  
則亦不可少之書而必傳之作也因從臾梓行聞君尙有國朝書家攷卷裘  
頗富它日成書尙願得而讀之嘉慶十有二年季秋之月李賡芸生甫氏拜  
手識於嘉興郡齋